897
102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九十八、九十九

集部
別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目錄類
一八四
三〇函
三
八架
七
一三〇冊
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TOKIO LIBRARY
東京圖書館
明治十年購求
FOUNDED BY NOMURA SHO 1872

集部二十三

別集類二十三

峴泉集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張宇初撰宇初字子璿貴溪人張道陵四十三世孫洪武十年襲掌道教永樂八年卒明史方技傳附見其父正常傳中稱其建文時嘗坐不法奪印誥成祖卽位復之又稱其嘗受道法於長春眞人劉淵然後與淵然不協互相詆訐其人品頗不

897
102

純粹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觀其中若太極釋先天圖論河圖原辨荀子辨陰符經諸篇皆有合於儒者之言問神一篇悉本程朱之理未嘗以雲師風伯荒怪之說張大其教以視誦周孔之書而混淆儒墨之界者實轉爲勝之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然則若宇初者其言既合於理甯可以異端之故併斥其文乎朱彝尊明詩綜稱其集二十卷詩居其半王紳爲之序此本皆所作雜文惟末附歌行數十首卷首雖載紳序而二十卷之舊已不復存蓋又掇拾重編之本矣

唐愚士詩二卷附會稽懷古詩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唐之淳撰之淳字愚士亦以字行山陰人肅之子也建文初詔詞臣修鑑戒錄方孝孺薦之授翰林院侍讀與孝孺同領書局卒於官明史文苑傳附載王行傳中徐禎卿翦勝野聞載明太祖以布囊貯之淳夜越宮牆入便殿點竄十王冊文一事

其事荒誕不經殆委巷小人因之淫文思敏捷造是妄語張芹遺忠錄稱洪武中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公李景隆俾其子師焉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覽前代遺蹟援筆而賦凌轢一時考明史李文忠傳景隆以洪武十九年襲封曹國公不載其北征事惟馮勝傳載洪武二十年與傅友德藍玉趙庸等北征常茂李景隆鄧鎮皆從是年歲在丁卯與集中寓甯軒記所載洪武丁卯相合當即其時也是集僅其丁卯戊辰二年所作似非完本又詩文相間成編而總題曰詩亦非體例疑當日雜錄手稾存此一帙後人因鈔傳之故編次叢雜如此歟其詩雖未經簡汰金礫竝存而氣格質實無元季纖穠之習其塞外諸作山川物產尤足以資考核會稽懷古詩一卷乃其少作凡五言古詩三十首題下各有小序仿阮閱曾極張堯同之例其中如舜廟不取地志象耕之說禹廟不取禹穴藏書之說皆爲有識此卷本於集外別行然篇頁寥寥今綴於集後末附長洲戴冠和詩三十首

大抵湊泊成篇不及之滔原唱以舊本所有姑亦
竝存焉

繼志齋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紳撰紳字仲縉義烏人待制禕之仲子明史附見禕傳稱禕死時紳年十三事母兄盡孝友長博學受業於宋濂濂器之曰吾友不亡矣蜀獻王聘紳待以客禮紳啟王往雲南求父遺骸不獲述滇南痛哭記以歸建文帝時用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太祖實錄獻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章卒於官王泌東朝記以爲成祖召入翰林編摩太祖實錄者誤也其集冠以鐃歌十二首卽建文初所獻次爲賦二篇次爲古今體詩及諸雜文末爲附錄一卷紳名父之子又師承有自其文演迤豐蔚不失家法詩亦有陶韋風致無元季纖穠之習在洪武建文之時卓然自爲一家不但行誼之高也名其齋曰繼志可謂無忝所生矣

練中丞集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練子甯撰子甯名安以字行號松月居士新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卷首1卷』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入洪武乙丑進士建文時官左副都御史燕兵入
殉節死事蹟具明史本傳當燕王篡立之初誣建
文諸臣爲姦黨禁其文字甚嚴宏治中王佐始輯
其遺文名曰金川玉屑故徐泰詩說有金川練子
甯玉屑無多爲世所寶之語此本乃泰和郭子章
重編附以遺事一卷其裔孫綺復增輯之黃溥簡
籍遺聞嘗記集中可疑者三事一曰送花狀元歸
娶詩謂洪武辛亥至建文庚辰狀元但有吳伯宗
丁顯任亨泰許觀張信陳郊胡靖七人無所謂狀

元花綸綸乃洪武十七年浙江鄉試第二人不應
有奉詔歸娶事一曰故者老理庭黃公墓誌謂子
甯及第在洪武十八年此誌後題洪武丙辰三月
之吉乃洪武九年不應結銜稱賜進士及第授翰
林院修撰一曰集後雜考引葉盛水東日記載長
樂鄭氏有手卷練子甯賦張顯宗跋稱顯宗狀元
及第洪武時亦無此狀元其言頗核蓋子甯一代
偉人人爭依託因而影撰者有之然終不以僞廢
其眞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卷首1卷』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 內府藏本

明方孝孺撰孝孺有雜誡已著錄是集凡雜著八卷書三卷序三卷記三卷題跋一卷贊一卷祭文誄哀辭一卷行狀傳一卷碑表誌一卷古體詩一卷近體詩一卷史稱孝孺殉節後文禁甚嚴其門人王稔藏其遺稾宣德後始稍傳播故其中闕文脫簡頗多原本凡三十卷拾遺十卷乃黃孔昭謝鐸所編此本併爲二十四卷則正德中顧璘守台州時所重刊也孝孺學術醇正而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蓋其志在於駕軼漢唐銳復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氣發揚蹈厲時露於筆墨之間故鄭瑗井觀瓊言稱其志高氣銳而詞鋒浩然足以發之然聖人之道與時偕行周去唐虞僅千年周禮一書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幾三千年勢移事變不知凡幾而乃與惠帝講求六官改制定禮卽使燕兵不起其所設施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執講學家門戶之見曲爲之諱惟是燕王篡立之初齊黃諸人爲所切齒卽委

蛇求活亦勢不能存若孝孺則深欲藉其聲名俾草詔以欺天下使稍稍遷就未必不接跡三楊而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語其氣節可謂貫金石動天地矣文以人重則斯集固懸諸日月不可磨滅之書也都穆南濠詩話曰方正學先生集傳之天下人人知愛誦之但其中多雜以他人之詩如勉學二十四首乃陳子平作漁樵一首乃楊孟載作又有牧牛圖一絕亦元人作然兩集互見古人多有今姑仍原本錄之而附存穆說備考焉

貞白遺稾十卷附顯忠錄二卷 浙江孫仲曾家藏本

明程通撰通字彥亨貞白其齋名也績溪人洪武乙丑貢入太學庚午舉應天鄉試時方遣諸王將兵因以封建策貢士於廷通所對稱旨擢第一授遼府紀善進左長史燕王叛後通上書數千言論戰守大計永樂初錦衣衛都督紀綱發其事詔械通詣京師與二子俱論死事蹟具明史本傳所著述凡百餘卷悉毀於官後十年其弟赴荊州遼王以所圖通像及遺稾授之嘉靖中黨禁漸弛其從

孫長等乃搜訪佚篇裒爲六卷附以遼王竝同時諸人贈言及行狀小傳等篇別爲四卷天啟中其裔孫樞及子應階又集前後建祠請謚之文爲顯忠錄二卷附綴於末即此本也初通以祖平久成陳情乞賜還鄉人稱其孝及建文中遭逢國難上防禦封事而卒以是死人稱其忠今陳情之表具在而封事獨有題無文蓋嘉靖中刻集時猶有所諱而不敢存也封建二策乃其受知於太祖者持議頗正其他詩文亦俱醇樸有法雖所存無多而大節凜然有不僅以詞章論者固宜與方練諸集竝傳不朽矣

靜學文集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王叔英撰叔英名原采以字行黃巖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佑竝徵至叔英固辭還鄉後以薦官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建文時召爲翰林修撰燕兵至淮奉詔募兵行至廣德會齊泰來奔知事不可爲乃書絕命詞自經於元妙觀邏捕其家妻金氏及二女幷殉焉事

蹟具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節史稱叔英在建文朝嘗上資治八策又稱方
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貽之書曰事有行於古亦可
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於古而不可
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
從之也易而民受其利難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
難而民受其患云云今是集三十篇僅存序記二
體而所上八策及貽孝孺書竝無之案徐敬字跋
稱楊士奇嘗欲纂集叔英之文求無完本深悼惜
之成化年有謝世修者欲募刻以廣其傳蓋搜葺
重編非其舊本卷首林佑序作於洪武中者乃後
人所錄入非即爲此本作也叔英嘗自云趙孟之
貴非所慕陶朱之富非所願使吾文如聖賢是吾
心也今觀是集大抵皆規撫昌黎稍失之拘而簡
樸有度非漫無裁制者比所存雖少已可以見其
生平矣前有黃綰所爲傳稱其文章有原本知時
達勢爲用世之儒蓋不誣云

勉菴集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周是修撰是修有綱常懿範已著錄是集爲其
孫應麓所編凡詩三卷賦及雜文共三卷大抵風
骨棱棱溢於楮墨望而知爲忠臣義士之文其矩
度波瀾亦具合古法不在當時作者下世不甚稱
殆轉以氣節掩歟史稱是修由霍邱訓導遷周王
府紀善王多不法是修動繩以禮令觀集中修已
十箴與保國直言二篇蓋卽是時之所作其剛正
不阿不待後來始見矣末附解縉所作誌銘及楊
士奇所作傳誌銘但稱歸京師爲紀善預翰林纂

修以死竟不言其殉節傳乃言其自經應天府學
蓋縉作誌在永樂九年時黨禁方嚴故諱其事士
奇作傳則在宣德四年時公論稍明故著其實也
傳又稱是修數論國家大計至指斥用事者誤國
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云云於當時情事亦得其
眞雖是修精貫三光死不待二人之文而顯二人之
文尤不足以榮是修然有誓死不死者而後見眞
能死者之難有委曲以文其不死者而後見慷慨就
死者之不愧不怍竝錄存之亦可以相形而益彰矣

弇隱集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本立撰本立字原道與隱其號也桐鄉人洪武九年以明經擢秦王府引禮舍人以母憂去復補周府禮官坐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有平定百夷功徵入翰林歷官至右僉都御史調江西按察副使未行值燕王簒位遂自盡以殉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詩二卷文二卷爲其曾孫山所編宏治乙丑桐鄉知縣莆田李廷梧序之嘉靖初南溪吳氏爲刊版西虞范氏又重刊之歲久皆散佚此本乃萬歷乙丑桐鄉知縣濮陽棐得遺稾於其裔孫九澤而屬訓導李詩校刊者也本立文章典雅詩亦深穩樸健頗近唐音不但節義爲足重卽以詞采而論位置於明初作者之間亦無愧色矣

易齋集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璟撰璟字仲璟青田人誠意伯基之次子洪武二十三年太祖命襲父爵以讓其兄子鷹乃特設閤門使授之尋爲谷王府左長史燕王稱兵隨谷王歸京師令參李景隆軍事兵敗上書不見省遂歸里燕王卽位召之稱疾不至逮入京下獄自經死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節事蹟附見明史劉基傳其遺文久佚不傳明
末楊文驄令青田從諸生蔣芳華家得鈔本始以
授梓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璟集十卷疑此尚
非完帙又別有無隱稾一卷今佚不見其與此本
同異亦莫可考也璟少通諸經慷慨喜談兵太祖
嘗以爲眞伯溫子而詩文傷於犖碎頗遜其父天
台盧廷綱稱其詩云酒酣落筆詞愈工命意不與
常人同清如冰甌玉盌貯蘩露和如大廷清廟鳴
絲桐疾如黃河怒風捲濤浪麗如錦江秋水涵芙
蓉雖譬之未免過實然其氣勢蒼勁亦傲不羣猶
有覆瓿集之一體且其値革除之際生完節不
墜家聲尤宜以其人而重之矣

野古集三卷 內府藏本

明龔詡撰詡字大章崑山人父詧洪武中官給事
中以言事遣戍五開衛詡遂隸軍籍後調守金川
門燕王篡位詡變姓名遁歸賣藥授徒以自給正
統己未巡撫周忱薦爲松江學官不就又薦爲太
倉學官亦不就嘗語都御史吳訥曰詡仕無害於
義但恐負當日城門一慟耳成化己丑始卒年八

十八明史附載牛景先傳是集乃崇禎乙亥其八世從孫挺所刻前有李繼貞序稱刪其十之二三蓋詡詩格調在長慶集擊壞集閒其傷於鄙俚淺率者繼貞稍汰之也要其性情深摯直抒胸臆律以遒聲配色彫章琢句誠不能與文士爭工律以綱常名教之旨則不合於風人者尠矣末附上周忱書及王執禮張大復等所作家傳墓誌論議像贊等篇又有年譜稱謂族姪紱所編於建文四年稱傳言乘輿遜去於正統七年稱舊君還京先生作落葉吟見意案紱之作譜在成化十三年楊應能事應久已論定不應有舊君還京之語且落葉一詩本無明指安知非別有託諷而顧據斷爲惠帝出奔還京之作亦未見其然此譜於康熙乙巳挺得本於其族弟維則故崇禎乙亥原刻總目不與墓銘家傳等並列觀是一條其眞爲紱作與否猶在兩可閒也疑以傳疑姑並存之而已

案練子甯以下諸人據其通籍之年蓋有在解縉諸人之後者然一則死革除之禍效命

於故君一則迎靖難之師貢媚於新主薰蕕
同器於義未安故分別編之使各從其類至
龔詡卒於成化己丑更遠在縉等之後今亦
升列於縉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論定紆
青拖紫之榮竟不能與荷戟老兵爭此一紙
之先後也

文毅集十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解縉撰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永樂
初官翰林學士出爲江西參議改交阯爲漢王高

煦所譖下獄死事蹟具明史本傳縉所著有白雲
稟東山集太平奏疏等書毀後多散佚天順初金
城黃諫始輯其遺文爲三十卷後亦漸湮嘉靖中
同邑羅洪先復與縉從孫相輯成十卷千頃堂書
目又載有似羅隱集一卷學士集二十卷今竝未
見此本十六卷則康熙戊戌其十世孫悅所補輯
也縉才氣放逸下筆不能自休當時有才子之目
迄今委巷流傳其少年夙慧諸事率多鄙誕不經
故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謂其詩無全稟眞僞相半

蓋出於後人竄亂者爲多然其中佳句閒存亦復不減作者至其奏議如大庖西封事白李善長冤諸篇俱明白剴切黃汝亨狂言紀略詆其文義繁縟使當賈長沙直是奴隸苛矣又案大庖西封事中有云陛下好觀韻府雜書鈔輯穢蕪略無文彩若喜其便於檢閱願集一二儒英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云云其後成祖修永樂大典緒實爲總裁官果用分韻編類之法勒爲巨帙一切遺文墜簡竟賴以傳於今日以待

聖朝之表章卽以功在典籍而論其著作亦宜存錄可不必錄錄兩兩而纚之也

虛舟集五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王偁撰偁字孟揚永福人元潮州總管翰之子翰於明初抗節死偁生甫六齡其母教之讀書洪武庚午領鄉薦乞歸養母成祖卽位徵至京師授國史院檢討充永樂大典副總裁後坐解縉黨下獄死偁爲閩中十子之一明史文苑傳附見林鴻傳中是編乃其詩集前有王汝玉序又有解縉序

二篇一題虛舟集序一題王孟揚文集序又有宏治六年桑懌序則爲袁州守王世英翻刻虛舟集蓋當時已失傳矣集末附而作不言其別有文集蓋當時已失傳矣集末附書評及自述詩各一首侑與解縉友善其才氣學問約略相似卒同被讒譖以死然縉詩頗傷剽直侑詩恬和安雅殆爲勝之自述稱服羣聖獵百家窮幽明每遇登高弔古慨然發其悲壯愉樂一寓於文若詩其命意亦殊不凡故集中若感遇諸作規撫拾遺詠史數篇步趨記室將進酒行路難等亦頗出入於太白雖未必盡合古人而意度波瀾時復具體固不比於優孟衣冠也

王舍人詩集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紱撰紱字孟端無錫人別號友石生又曰九龍山人洪武中徵至京師尋坐累成朔州永樂初用薦以善書供事文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卒於官事蹟具明史文苑傳集爲其子默所編又名友石山房稾前有會稽王進序後附章昞如胡廣等所作行狀墓表紱博學工書畫所作山水竹石風韻蕭灑妙絕一時說者謂可繼其鄉倪瓚其詩雖

結體稍弱而清雅有餘蓋其神思本清故雖長篇短什隨意揺染不盡計其工拙而擺落塵氛自然合度都穆南濠詩話獨稱寄別娶婦者一絕則倫父面目不足以見絞之長矣

泊菴集十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梁潛撰潛字用之泰和人洪武丙子舉人授蒼溪訓導歷知四會陽江陽春三縣永樂初召修太祖實錄累遷右春坊右贊善會修永樂大典代禮部尚書鄭賜爲總裁陞侍讀永樂十五年北征仁宗監國以繹陳千戶事牽連坐死事蹟附見明史鄒濟傳是集前有王直胡儼二序儼序稱爲潛子黎所編考蕭鉉尚約居士集有陳循墓誌稱梁公潛以職務違錯被逮且籍之梁平日所作詩文悉估書冊賣錢入官循遣人訪求倍價贖還今鋟梓以傳者循所贖也云云則其稾爲潛所自編因循而傳於世儼序不載其事而但稱其文章遭際蓋諱言其賜死耳潛文格清雋而兼有縱橫浩瀚之氣在明初可自成一隊故鄭瑗井觀瑣言稱其豐贍委曲亦當代一作家楊士奇潛墓誌稱其爲文

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列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此本有文無詩集亦有康熙辛酉潛齋孫天清續刻家集小引云泊菴公詩集已瘞文家不復存人間則舊本久佚矣

毅齋詩文集八卷附錄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洪撰洪字希範錢塘人年十八舉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尋擢吏科給事中以薦入翰林由檢討歷官修撰侍講爲永樂大典副總裁官明史文苑傳附載林鴻傳中稱成祖嘗命洪爲文洪遂巡不應詔爲同列所排不復進用而是集有劉公潛所作輓詩序及莫琚後跋乃言洪預修國史會大臣欲載其家瑞異入日歷中洪持不可至聞於成祖前坐謫禮部主事卒於官會粲輓洪詩所謂玉堂分職見孤忠亦指是事明史蓋偶遺也此集卽莫琚所編雜文皆樸雅駢體亦工詩尤具有唐格而不爲林鴻高棟之鉤摹其序文及序書二篇立論具見根柢其序胡儼詩集謂至元天歷間趙虞

范揭各鳴一時之盛及其衰也學者以麤豪爲壯
以尖新爲奇語言纖薄音律怗懘論元末之弊至
爲切中則洪之所見高出當日遠矣雖名位不昌
要爲有明初年屹然一作者明史文苑傳稱王偁
預修永樂大典學博才雄自負無輩行獨推讓同
官王洪則洪之文章概可見矣

頤菴文選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胡儼撰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末以舉人授華
亭教諭永樂初擢翰林院檢討與解縉等同直內
閣遷國子祭酒洪熙元年加太子賓客致仕家居
二十年而卒事蹟具明史本傳史稱儼少嗜學於
彙緯占候律算醫卜之術無不通曉又稱是時海
內混一垂五十年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儼
館閣宿儒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纂修太祖實錄
永樂大典皆爲總裁官而以議論懇直爲同僚所
不容故久於國學未能大用其詩頗近江西一派
詞旨高邁寄託深遠與三楊之和平安雅者氣象
稍殊文章則得法於熊剑剑學於虞集授受淵源

相承有自故其氣格高老律度謹嚴可以追蹤作者卓然爲明初之一家明史藝文志載頤菴集本三十卷此集詩文各止一卷乃後人選本非其全帙然嘗鼎一臠亦足以知其概矣

青城山人集八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璲撰璲字汝玉長洲人洪武中舉浙江鄉試以薦攝府學教授改應天訓導永樂初擢翰林五經博士官至左春坊左贊善後坐解縉累下詔獄瘐死洪熙初贈太子賓客謚文靖事蹟附見明史鄒濟傳史稱璲少從楊維楨學嘗應制撰神龜賦璲第一解縉次之其文采爲當世所重然所著詩集散佚正統十二年其孫鏜始裒次爲編其姻家華靖刪定爲八卷卽此本也靜志居詩話稱其詩不費冥索斤斤唐人之調吳人徐用理集永樂後詩家三百三十人以璲壓卷今觀其詩音節色澤皆合古格誠有擬議而不能變化者然當元季詩格靡麗之餘能毅然以六代三唐爲楷模亦卓然特立之士又不得以王李流弊預繩明初人矣

東里全集九十七卷別集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楊士奇撰士奇有三朝聖諭錄已著錄明初三楊竝稱而士奇文章特優制誥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歐陽修文士奇文亦平正紆餘得其髣髴故鄭瑗井觀瑣言稱其文典則無浮泛之病雜錄敘事極平穩不費力後來館閣著作沿爲流派遂爲七子之口實然李夢陽詩云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廊廟珍亦不盡沒其所長蓋其文雖乏新裁而不失古格前輩典型遂主持數十年之風氣非偶然也集分正續二編正集所載較少續集幾至倍之其別集四種一卽代言錄一爲聖諭錄一爲奏對錄一爲士奇傳誌諸文綴於末爲附錄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楊文貞東里集手自選擇刻之廣東爲人竄入數首後其子孫又刻爲續集非公意也然則續集乃士奇所自棄非盡得意之作以其搜羅較富往往有足備考核者故仍其舊并錄之焉

楊文敏集二十五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何李崛起倡爲復古之論而士奇榮等遂爲藝林之口實平心而論凡文章之力足以轉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亦無不生弊微獨東里一派即前後七子亦孰不皆然不可以前人之盛併回護後來之衰亦不可以後來之衰併掩沒前人之盛也亦何容以末流放失遽病士奇與榮哉

省愆集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黃淮撰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進士除中

明楊榮撰榮有後北征記已著錄榮當明全盛之日歷事四朝恩禮始終無閒儒生遭遇可謂至榮故發爲文章具有富貴福澤之氣應制諸作渢渢雅音其他詩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爲人雖無深湛幽渺之思縱橫馳驟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遒迈有度醇實無疵臺閣之文所由與山林枯槁者異也與楊士奇同主一代之文柄亦有由矣柄國既久晚進者遞相摹擬城中高髻四方一尺餘波所衍漸流爲膚廓穴長千篇一律物窮則變於是

書舍人燕王篡位命入直文淵閣陞翰林院編修累進右春坊大學士輔皇太子監國爲漢王高煦所譖坐繫詔獄十年洪熙初復官授武英殿大學士累加少保卒謚文簡事蹟具明史本傳淮當革除之際身事兩朝不免爲白圭之玷史又言淮性頗隘同列有小過輒以聞解縉之死淮有力焉人品亦不甚醇然通達治體多所獻替其輔導仁宗從容調護尤爲有功雖以是被謗獲罪而賜環以後復躋禁近迨至引年歸里受三朝寵遇者又數十年遭際之隆幾與三楊相埒其文章春容安雅亦與三楊體格略同此集乃其繫獄時所作故以省愆爲名當患難幽憂之日而和平溫厚無所怨尤可謂不失風人之旨故特存之以見其著作之梗概至其退直入覲歸田三辈同編爲介菴集者門徑與三楊不異東里諸集既已著錄則是可姑置焉

金文靖集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金幼孜撰幼孜有北征錄已著錄幼孜在洪武

建文之時無所表見至永樂以迄宣德皆掌文翰
機密與楊士奇諸人相亞其文章邊幅稍狹不及
士奇諸人之博大而雍容雅步頗亦肩隨蓋其時
明運方興故廊廟具有氣象操觚者亦不知
也千頃堂書目載幼孜集十卷又外集一卷又北
征集一卷今外集未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其
北征集大漠窮沙靡不身歷時露悲壯之音則彝
尊猶及見之今亦未見是編爲其子昭伯所輯詩
文多應制之作蓋卽黃虞稷所謂十卷之本別冠
以三朝恩榮錄一卷則其敕諭誥命祭文像贊神
道碑之屬幼孜事蹟已詳明史核以本傳多其子
孫誇飾之詞無關考證今刪去不載惟以本集著
錄焉

夏忠靖集六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夏原吉撰原吉字維喆湘陰人以鄉薦遊太學
邀授戶部主事燕王簒位原吉降附後官至戶部
尚書謚忠靖事蹟具明史本傳原吉詩文集六卷
載於明史藝文志與此集卷數相合蓋卽舊本後

附遺事一卷爲其孫廷章所輯刊版久佚此本乃
國朝康熙乙酉潘宗洛提督湖廣學政時得其裔孫
之所藏重爲校刊前有楊溥序稱其詩文平實雅
淡不事華靡考原吉以政事著不以文章著洪永
之際作者如林以原吉位置其閒尚未能竝騖中
原齊驅方駕然致用之言疏通暢達猶有湻實之
遺風以肩隨楊士奇黃淮諸人固亦無愧也

抑菴集十三卷後集三十七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直撰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正統
閒拜吏部尚書天順初以老疾乞休卒謚文端事
蹟具明史本傳直當景帝易儲之時持之不堅爲
平生之遺憾然于謙當國亦不能爭其中殆有難
言者至於初諫親征繼力爭遣使迎英宗侃侃不
撓至以出使自任大節究爲不愧其器識厚重在
銓曹十六年奉職公允亦稱名臣詩文典雅純正
有宋元之遺風自永樂初爲庶吉士卽承命入閣
典司制誥後在翰林二十餘年朝廷著作多出其
手當時與王英齊名有西王東王之目而直尤爲

老壽巋然負一代重望蕭鎡作是集序稱其文汗漫演迤若大河長川浴洄曲折輸寫萬狀蓋明自中葉以後文士始好以矯激取名直當宣德正統間去開國之初未遠淳樸之習猶未全漓文章不務勝人惟求當理故所作貌似平易而溫厚和平實非後來所及雖不能追古作者亦可謂尚有典型者矣集爲其子檢討稽所編成化初其次子殖復加校訂而以原集未錄及致仕後所作別爲後集云

運甓漫稿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李昌祺撰昌祺名禎以字行廬陵人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授禮部郎中案明初六科皆有庶故得以直授郎中歷官廣西河南左布政使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皆古近體詩竝詩餘乃天順三年吉安教授鄭綱所編史稱昌祺頎修永樂大典凡僻書疑事人多就質其詩清新華贍音節自然陳循序稱其本之以理充之以氣故雅淡清麗宏偉新奇無不該備不必遠較於古就今而論千百之中不過

數輩曹安讕言長語極推其題文丞相研一首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謂李禎詩務謝朝華力啟夕秀取材結體頗與段柯古相似蓋由其一變綺靡纖巧之習而以流逸出之故別饒鮮潤迥異庸蕪鄭瑗井觀瑣言乃曰李布政昌祺人多稱其剛毅不撓嘗觀其運甓詩稾浮豔太逞不類莊人雅士所爲所謂棖也慾焉得剛云云是梅花一賦足累宋璟之生平矣執文章正宗一編以進退古今之作者不亦隘乎惟其中騶虞歌汴城閱武諸篇或稍傷俚俗然論一篇之詩當字銖句兩而求之論一家之詩則當統觀其全局不以一二章定工拙也

古廉集十一卷附錄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李時勉撰時勉本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卒謚文敬成化中改謚忠文事蹟具明史本傳時勉學術剛正初以三殿災條上時務忤成祖繼以奏上六事忤仁宗終以不附王振爲所搆陷前後瀕死者三而勁直之節

始終如一其在國學以道義砥礪諸生人才蔚起與南京祭酒陳敬宗號南陳北李而時勉尤爲人望所歸明以來司成均者莫能先也至其爲文則平易通達不露圭角多藹然仁義之言豈非以躬行實踐所養者醇故與講學之家驕心盛氣以大言劫伏者異歟其所著作以當代重其爲人脫稾多爲人持去故所存者無多此集乃成化中其門人戴冀所編其孫長樂知縣顒所刊併以墓誌傳贊之類附錄於末焉

梧岡集八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唐文鳳撰文鳳字子儀號夢鶴歙縣人與祖元父桂芳俱以文學擅名永樂中薦授興國縣知縣改趙府紀善卒年八十有六文鳳宰興國著有政績泰和劉鴻嘗爲作賢令祠記見程敏政所編唐氏三先生集附錄中其詩文亦豐縟深厚刊落浮華能不失其家法其五世孫澤撰墓表云先生著述在鄉校者曰朝陽類稾在興國者曰政餘類稾又曰章貢文稾在藩府者曰進忠類稾在洛陽者

曰洛陽文豪歸田後曰老學文豪今此編所存者止詩四卷文四卷蓋不逮十之三四然亦足見其大凡矣

曹月川集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曹端撰端有太極圖說述解已著錄明初理學以端與薛瑄爲最醇瑄詩文集讀書錄等皆傳於世而端之遺書散佚幾盡其集亦不復存此本爲國朝儀封張伯行裒輯而成首以夜行燭次家規輯略次語錄次錄粹次序七篇次詩十五首夜行燭家規極圖贊一篇皆非體例蓋編次者誤也末附諸儒評語及張信民所纂年譜端詩皆擊壤集派殊不入格文亦質直朴素不以章句爲工然人品既已醇正學問又復篤實直抒所見皆根理要固未可繩以音律求以藻采況殘編斷帙掇拾於放失之餘固宜以其人存之矣

薛文清集二十四卷 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明薛瑄撰瑄有讀書錄已著錄是集爲其門人關

西張開所編初瑄集未有刊本瑄孫刑部員外郎
禩以稾付常州同知謝庭桂雕版未竟而罷宏治
己酉監察御史楊亭得其稾於毘陵朱氏鼎又從
亭得之字句舛譌多非其舊因重爲校正凡三易
稾而成書共得詩文二千七百篇釐爲二十四卷
鼎自爲序引朱子贊程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二
語爲比始無愧詞考自北宋以來儒者率不留意
於文章如邵子擊壤集之類道學家謂之正宗詩
家究謂之別派相沿至莊泉之流遂以太極圈兒
大先生帽子高送我兩包陳福建還他一匹好南
京等句命爲風雅嫡派雖高自位置遽相提唱究
不足以厭服人心劉克莊集有吳恕齋文集序曰
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
之押韻者耳則宋人已自厭之矣明代醇儒瑄爲
第一而其文章雅正具有典型絕不以俚詞破格
其詩如翫一齋之類亦閒涉理路而大致沖澹高
秀吐言天拔往往有陶韋之風蓋有德有言瑄足
當之然後知徒以明理載道爲詞常談鄙語無不

可以入文者究爲以大言文固陋非篤論也

兩溪文集二十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球撰球字求樂更字廷振安福人永樂辛丑進士授禮部主事以楊士奇薦入侍經筵改侍講後忤王振下詔獄爲振黨馬順就獄中支解死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謚忠愍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皆所作雜文球歿後二十八年其子廣東布政司參政鉞所編彭時劉定之皆爲之序當王振盛時侯伯公卿惴惴趨風恐後而球以一文弱詞臣仗大義以與之抗至死屹不少撓沈德符野獲編記其見害之後猶爲厲於馬順家明史亦載其事於本傳是其剛毅之氣亙生死而不可磨滅今觀其文乃多和平溫雅殊不類其爲人其殆義理之勇非氣質用事者歟然味其詞旨大都光明磊落無依阿淟涊之態所謂君子之文也雖殘章斷簡猶當寶貴況全集裒然具存固宜亟爲採錄以風厲名教者矣

于忠肅集十三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于謙撰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歷官兵部尚書英宗復辟爲徐有貞石亨等誣陷棄市成化初追復原官宏治初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萬歷中改謚忠肅事蹟具明史本傳倪岳作謙神道碑稱謙平生著述甚多僅存節菴詩文稾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葢千百之什一云云是其歿後遺稾已多散佚世所刊行者乃出後人掇拾而成故其本往往互有同異明史藝文志載謙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又嘉靖中河南刊本詩文共八卷而無疏議此本前爲奏議十卷分北伐南征雜行三類與藝文志合後次以詩一卷雜文一卷附錄一卷與藝文志迥異與嘉靖刊本亦迥異葢又重經編次非其舊本也謙遭逢厄運獨抱孤忠憂國忘家計安宗社其大節炳垂竹帛本不藉文字以傳然集所載奏疏明白洞達切中事機較史傳首尾完整尤足覘其經世之略至其詩風格遒上興象深遠雖志存開濟未嘗於吟咏求工而品格乃轉出文士上亦足見其才

之無施不可矣又案王世貞名卿績記及李之藻序謙集皆謂謙嘗再疏請復儲今集中實無此疏明史亦不著其事惟倪岳神道碑稱景帝不豫謙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是當時所上乃廷臣公疏非謙一人故集中不載其稟世貞等專屬之謙殆亦考之未審歟

蘭庭集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謝晉撰晉字孔昭吳縣人工畫山水嘗自戲爲謝蠡山其名明詩綜作晉而集末贈盛啟東一首乃自題蔡邱謝縉又附見沈大本詩一首題作寄謝縉案易象傳稱明出地上晉雜卦傳稱晉晝也以其字孔昭推之作晉有理作縉無義本集或傳寫之誤耶其始末不甚可考集中有承天門謝恩值雨詩則嘗以布衣應徵者也卷首有汝南周傳浚儀張宥二序宥序稱晉詩二百餘篇而此集所存乃不下四五百篇考張序作於永樂甲申而集末有永樂丁酉十月既望之作丁酉上距甲申凡十四載積詩之多宜過於宥序所云傳序謂姑蘇

之詩莫盛於楊孟載高季迪而孔昭得二君之旨趣冒序亦謂其得性情之正而深於學問然則晉不特以繪事傳矣

古穰集三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李賢撰賢有天順日錄已著錄賢爲英宗所倚任自三楊以來得君未有其比雖亦頗有所輔助然抑葉盛排岳正擯張寧不救羅倫諸事頗爲史所譏議其相業蓋在醇疵之間文章非所注意談藝者亦復罕稱然其時去明初未遠流風餘韻尚有典型故詩文亦皆質實嫻雅無矯揉造作之習此集爲其壻程敏政所編凡奏疏二卷書一卷記二卷序三卷說題跋一卷神道碑四卷墓碑碣一卷墓表二卷墓誌二卷行狀傳一卷祭文銘箴贊賦哀辭一卷古今體詩二卷和陶詩二卷天順日錄三卷雜錄奏疏雜文三卷中多記載時事亦有足備史乘參核者未可棄也其天順日錄有本別行茲以原本編入集中仍竝錄之焉

武功集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徐有貞撰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吳縣人宣德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諡下獄戍金齒放歸久之乃卒事蹟具明史本傳有貞究心經濟於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博覽惟傾險躁進每欲以智數立功名與石亨等倡議奪門僥倖孤注之一擲幸而得濟又怙權植黨威福自專卒亦爲人搆陷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實深爲君子所詬病祝允明爲有貞外孫所作蘇談往往回護其詞究不足以奪公論也然其幹略本長見聞亦博故其文奇氣坌涌而學問復足以濟其辯集中如文武論制縱論及題武侯像出師表諸篇多雜縱橫之說學術之不醇於是可見才氣之不可及亦於是可見擬諸古人蓋夏竦文莊集之流遺編具存固不必盡以人廢也至其詩則多在史館酬應之作非所擅長集中羽林子二首靜志居詩話謂源出右丞然語亦平平僅具唐人之貌人各有能有不能存而不論可也

倪文僖集三十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倪謙撰謙有朝鮮紀事已著錄據李東陽序謙所著有玉堂稾一百卷上谷稾八卷歸田稾四十二卷南宮稾二十卷又有奉使朝鮮之作爲遼海編別行於世今皆未見此本凡賦辭琴操古今體詩詩餘十一卷頌贊表牋箴銘一卷文二十卷蓋謙所自編於生平著作汰存六之一者也三楊臺閣而極弊冗闗廬廓幾於萬喙一音謙當有明盛時去前輩典型未遠故其文步驟謹嚴朴而不俚簡而不陋體近三楊而無其末流之失雖不及李東陽之籠罩一時然有質有文亦彬彬然自成一家矣固未可以聲價之重輕爲文章之優劣也

襄毅文集十五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韓雍撰雍字永熙吳縣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正德閒謚襄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明自正統以後正德以前金華青田流風漸遠而荼陵震澤猶未奮興數十年閒惟相沿臺

閣之體漸就庸庸雍當其時雖威行兩廣以武略雄一世不屑屑以雕章繪句爲工而英多磊落之氣時時發見於文章故雖未變體裁而時饒風骨其雜文亦高視闊步氣象迥殊韓愈所謂獨得雄直氣者殆於近之朱彝尊明詩綜但稱雍有集而不著集名所錄雍詩一篇又非佳作其賜遊西苑記日下舊聞亦不載靜志居詩話絕無一字及雍殆偶未見斯集歟

白沙集九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陳獻章撰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丁卯舉人以薦授翰林院檢討追謚文恭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集爲其門人湛若水校定萬歷間何熊祥重刊之凡文四卷詩五卷行狀誌表附於後史稱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頗近於禪至今毀譽參半其詩文偶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議偶然率意或麤野不可嚮邇至今毀譽亦參半王世貞集中有書白沙集後曰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

書生支撐其閒欲設詞以離曹吉祥石亨之交事不能成反為所中至於竄謫瀕死其策雖疎其志要為忠盡及羣姦繼敗又阨於李賢之娼嫉淪落以終蹇桂之性始終不改嘉靖初追贈太常寺卿制詞有云嫉邪已甚受謗寖深左謫南荒再編西戍既而遊臣伏鑌正士賜環擬陟卿曹庶僉言之允協出分符守竟直道之難容紀其實也其文章亦天眞爛漫落落自將史稱所草承天門災諭廷臣詔剴切感人舉朝傳誦足以見其一斑矣是集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百七十　集部　別集類二十三　三七

妙處有超出法與體與題之外者可謂兼盡其短長蓋以高明絕異之姿而又加以靜悟之力如宗門老衲空諸障翳心境虛明隨處圓通辨才無礙有時俚詞鄙語衝口而談有時妙義微言應機而發其見於文章者亦仍如其學問而已雖未可謂之正宗要未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類博稿十卷附錄二卷浙江汪汝璵家藏本

明岳正撰正有類博雜言已著錄天順復辟以後奪門諸臣挾功驕恣帝心畏之而不敢遽圖正以

爲其門人李東陽蒐輯遺稾而成凡詩二卷雜文八卷又附錄二卷前一卷載諸人誌銘傳贊等作後一卷則東陽以葉盛所作誌銘多所隱諱爲正補傳也傳稱正晚好皇極書故所作雜言二篇皆闡邵子之學而詩亦純爲邵子擊壤集體東陽懷麓堂詩話稱蒙翁才甚高俯視一切獨不屑爲詩云既要平仄又要對偶安得許多工夫云云蓋得其實而傳乃稱以雅健脫俗未免阿其所好至稱其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則不失爲公評正統成化以後臺閣之體漸成嘽緩之音惟正文風格峭勁如其爲人東陽受學於正又娶正女其懷麓堂集亦稱一代詞宗然雍容有餘氣骨終不逮正也

平橋稾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鄭文康撰文康字時乂號介菴崑山人平橋其所居地也集中或自署曰開封其祖貫耳江南通志文苑傳稱文康登正統戊辰進士以父母繼亡遂絕意仕進居家枕藉經史操觚頃刻千言稾成

輒爲人持去其存者有平橋稟十八卷卽此本也初刊於天順辛巳葉盛爲之序舊版久佚康熙癸酉其裔孫起泓又爲重刊凡詩五卷文十三卷其詩意主勸懲詞旨質直頗近擊壤集體而溫柔敦厚藹然可挹要不失爲風人之遺文章亦不屑以修詞爲工而質朴之中自中繩墨較其詩爲尤勝江南通志稱所作多記載時事有益勸懲文尤簡質有法度殆非虛美靜志居詩話以文康比石介尹洙雖所造深淺不同而意度波瀾亦庶幾近之

矣

竹巖詩集一卷文集一卷補遺一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柯潛撰潛字孟時號竹巖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事蹟具明史本傳潛在當時負詞林宿望流風餘韻蔭映玉堂嘗就後圃結清風亭一區手植雙柏數百年傳爲古蹟卽所謂柯亭學士柏者也柏已不存而柯亭之號得

御製臨幸翰林院詩其名益著惟文集乃傳本甚稀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集首董士宏序則原集在嘉靖中曾經刊版然今福建所採進者僅屬鈔本又據康太和序知當時已多闕佚今則并康序中所稱記盆魚序愚樂等作亦俱未見殆更爲後人妄有刊削彌致散亡鈔錄亦多舛誤爾失其眞今就是集所存詩文各一卷重爲訂正并從鄭岳莆陽文獻鄭王臣莆風清籟集中錄詩十首文二首爲補遺一卷附綴於末以存梗概其詩沖澹清婉不落蹊徑文亦峻整有法度蓋其時何李未出文格未變故猶猶軌度猶不失明初先正之風焉

彭惠安集十卷附錄一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彭韶撰韶有政訓已著錄韶正色立朝歸然耆舊其文雖沿臺閣之體而醇深雅正具有根柢不同於神瘠而貌腴初名從吾滯稾嘉靖中重刊乃改題此名然據鄭岳原序已有遺稾散佚之語則似已非其舊本故所收詩僅十餘首如明詩綜載其臨江詞一篇指斥東里慷慨激烈足起頑懦而此集不載又莆風清籟集載其詩十五首亦半從

他書錄入是掇拾散亡尚多未盡特賴此一編幸不至於全佚是則校刊者之功耳韶之風節雖不藉文章以傳然文章亦足以不朽至其巡視浙江兼理鹽法憐竈戶之苦繪八圖上進各系以詩具有元結春陵行鄭俠流民圖之意又不僅以詞采工拙論矣

清風亭稾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童軒撰軒有紀夢要覽已著錄千頃堂書目載清風亭稾十卷此本第一卷爲騷賦自二卷至七卷皆詩其門人李澄所編而劉珝張弼評之後有魏驥楊守陳沈周諸人題詞較千頃堂書目少三卷未知爲原本佚脫爲黃虞稷誤記也戴冠濯纓亭筆記稱軒性寡合不妄取予居南京日家人衣食或不給惟王恕餽以米及白金或不受毘陵王儉知其介不敢致餽有以禮幣求文者導使詣軒軒亦不納其人品本爲高潔其詩亦雅淡絕俗然在明代不以詩名殆正德以後北地信陽之說盛行寥寥清音不諧俗尚故耶朱彝尊明詩綜僅錄

其憶金陵五言律詩一首未盡所長又引周吉父之言稱其九日詩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鴈來初草堂詩草堂夜雨生科斗花徑春風喚栗留雨聯亦非其至或彝尊偶未見其全集亦未可知也軒別有枕肱集二十卷又有海岳涓談論蜀豪千頃堂書目尚著錄今未之見其存佚蓋莫之詳矣

方洲集二十六卷附讀史錄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張甯撰甯有方洲雜言已著錄是集首有宏治四年仁和夏時正序稱方洲集四十卷又有餘姚謝丕續集序稱夏復拾林下之作為四卷又有錢陛募刻疏稱僭作補遺是又在四卷外矣而今本乃止二十六卷合以所附讀史錄僅三十卷或錢陛重刊改併歟甯官給事中謇諤自持六科章奏多出其手每有大議必問張給事云何石亭曹吉祥惡之會有邊釁奏使宣撫竟諭定而還其才略為一時所稱後以建言忤李賢與岳正同調外其氣節尤為天下所重雖一麾出守蹶不復振而屹

然徵望不在廊廟鉅公下今觀其奏疏諸篇偉言
正論通達國體不愧其名他文亦磊落有氣詩則
頗雜浮聲然亦無齷齪萎弱之態觀其使朝鮮日
與館伴朴元亨登太平館樓頃刻成七言長律六
十韻殆由才調縱橫不耐沈思之故矣

重編瓊臺會稿二十四卷 副都御史黃
登賢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有家禮儀節已著錄其文集世不一
本初其門人蔣冕等刻其詩曰吟稿續又裒其記
序表奏曰類稿嘉靖中鄭廷鵠合二稿所載益以
所得寫本釐爲十二卷名曰會稿天啟初其裔孫
爾穀遊類稿十之二增會稿十之三併吟稿合刻
曰重編會稿即此本也雖不及類稿會稿之完備
而簡汰頗嚴菁華具在足以括濬之著作矣濬相
業無可稱其立朝與葉盛不相能又與莊昶相惡
具載明史盛昶二人傳中其嗾御醫劉文泰陷王
恕一事雖其妻亦知其非具載明史恕傳講學家
以其力崇朱子曲相回護迄不能與公論爭也其
兩廣平賊之策言之鑿鑿然韓雍力駁其說竟奏

蕩平具載明史雍傳中則其好論天下事亦不過
恃其博辨非有實濟然記誦淹洽冠絕一時故其
文章爾雅終勝於遊談無根者流在有明一代亦
不得不置諸作者之列焉

謙齋文錄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溥撰溥字時用宜興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
華蓋殿大學士謚文靖事蹟具明史本傳溥於孝
宗時在內閣十二年與劉健謝遷等協心輔治不
立異同然於事有不可者侃侃力爭多所匡正如
諫止李華復官執奏不撓三清樂章因視朝漸晏
上疏抗論竝著讜直之節孝宗時朝廷清暇海內
小康論者謂溥等襄贊之力爲多今集中奏議尚
存其指事陳言委曲縷至具見老成憂國之忱與
隆萬後以訐激取名嚣爭立黨者詞氣迥殊蓋有
明盛時士大夫風氣如是也至其他作則頗多應
俗之文結體亦嫌平衍蓋當時臺閣一派皆以春
容和雅相高流波漸染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王鏊
震澤紀聞曰徐溥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內閣

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一以安靖調和中外海內甯平行政不必出於己惟其賢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云云是文章不如器量當時已有公評然有德之言終與塗飾字句者異是又不能不以其器量重其文章矣

楸邱文集四十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何喬新撰喬新有周禮集註已著錄明史喬新本傳載其歷仕中外多著政績又以氣節剛方為萬安劉吉所排故迄不得大用又載江西巡撫林俊為喬新請謚時中書詰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吳世忠為訟冤以鄒魯之勳喬新比於蔣之奇勳是誠太過然核其立朝始末歐陽修胡紘劾朱子是誠太過然核其立朝始末嶽嶽懷方在成化宏治之閒不能不謂之名臣也是集前三卷為策略蓋科舉之學次五卷為史論次十二卷為雜文次十四卷為詩次六卷為碑誄次三卷為奏議外集一卷則往來贈答之文為婺源余瑩所編輯喬新不以文章名而所作詳明剴切直抒胸臆學問經濟實具見於斯史稱其博綜

羣籍聞異書輒借鈔積三萬餘帙皆手自校讎著
述甚富則有本之言固宜與楊腹高談者異矣
石田詩選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沈周撰周有石田雜記已著錄此集不標體製
不譜年月但分天文時令等三十一類蓋仿宋人
分類杜詩之例據慈谿張鈇跋蓋其友光祿寺署
丞華汝德所編也顧元慶夷白齋詩話載都穆學
詩於周嘗作節婦詩有青燈淚眼枯句周以禮寡
婦不夜哭議燈字未穩是周於詩律不爲不細然
周以書名一代詩非其所留意又晚年畫境彌高
頹然天放方圓自造惟意所如詩亦揮灑淋漓自
寫天趣蓋不以字句取工徒以棲心邱壑名利兩
忘風月往還煙雲供養其胸次本無塵累故所作
亦不琱不琢自然拔俗寄興於町畦之外可以意
會而不可加之以繩削其於詩也亦可謂教外別
傳矣都穆南濠詩話稱其詠錢詠門神詠簾詠混
堂詠楊花詠落花諸聯皆未免索之於句下蓋穆
於詩所得不深故所見止是也集前有吳寬序稱

其詩餘發爲圖繪妙逼古人核實而論周固以畫之餘事溢而爲詩非以詩之餘事溢而爲畫寬序其詩故主詩而賓畫耳又有李東陽後序東陽與周不相識時已爲大學士與周勢分懸隔以吳寬嘗以寫本示之重其爲人故越三十年後又補爲作之然二序皆爲全集而作華汝德刊此選本時仍而錄之非序此本者也

東園文集十三卷續編一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鄭紀撰紀字廷綱別號東園仙遊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是集前四卷爲經筵講章及奏議後九卷爲雜文續編一卷凡文二十一篇則

國朝康熙初其九世孫梁英等所續輯也紀入翰林後歸臥屏山讀書二十餘年生平爲文無構思無易稿爲人取去亦不復問門人吳廉稱其文甚類老泉其氣昌其思深其辭正而不阿其辨博而不雜今觀集內所載諸奏疏皆愷摯詳明切中時政諸體文亦多屬有關世教之言續編內有歸田咨

日十條皆兢兢以禮法自持蓋其人品端謹亦有足重者焉

懷麓堂集一百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李東陽撰東陽有東祀錄已著錄東陽依阿劉瑾人品事業均無足深論其文章則究爲明代一大宗自李夢陽何景明崛起宏正之間倡復古學於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其才學足以籠罩一世天下亦響然從之茶陵之光焰幾燼逮北地信陽之派轉相摹擬流弊漸深論者乃稍稍復理東陽

之傳以相撐拄蓋明洪永以後文以平正典雅爲宗其究漸流於庸庸庸庸之極不得不變而求新正嘉以後文以沈博偉麗爲宗其究漸流於虛憍虛憍之極不得不返而務實二百餘年兩派互相勝負蓋皆理勢之必然平心而論何李如齊桓晉文功烈震天下而霸氣終存東陽如衰周弱魯力不足禦強橫而典章文物尚有先王之遺風殫後來雄偉奇傑之才終不能擠而廢之亦有由矣其集舊版已燬此本爲

國朝康熙王戌茶陵州學正廖方達所校刻凡詩稾二十卷文稾三十卷詩後稾十卷文後稾三十卷又雜稾十卷曰南行稾曰北上錄曰經筵講讀曰東祀錄曰集句錄曰哭子錄曰求退錄凡七種其詩後稾本十卷張鴻烈跋作二十卷筆誤也前有正德丙子楊一清序及東陽自序然自序爲擬古樂府作不爲全集作後人移弁全集耳

清谿漫稾二十四卷浙江汪汝琛家藏本

明倪岳撰岳字舜咨錢塘人徙居上元南京禮部尚書謙之子也登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文毅事蹟具明史本傳岳承其家學研精典籍明代父子俱入翰林官九列俱有文集傳世者以倪氏爲首其居官不徇名譽銓政平允與王恕彭韶等俱爲孝宗時名臣史稱其爲禮部長貳時禮文制度率待岳而決論事未嘗苟同前後陳請百餘事軍國弊政剔抉無遺疏出人多傳錄之今集中疏議共五十九篇與所謂百餘事者不合疑刊集時已有所刪擇然如正祀典陳災異及論西北

用兵諸奏皆建白之最大者已具在其中所言簡切明達得告君之體頗有北宋諸賢奏議遺風他文亦浩瀚流轉不屑爲追章琢句之習蓋當時正人在位爲明治全盛之時故岳雖不以文名而乘時發抒類皆經世有本之言如布帛菽粟之切於日用亦可知文章之關乎氣運矣

康齋文集十二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吳與弼撰與弼字子傅臨川人天順元年以忠國公石亨薦徵至京師授左春坊左諭德辭不就職詔行人護送歸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其集初刻於撫州凡四卷歲久漫漶此本乃崇禎壬申江南提學副使陳維新所刻分爲詩七卷奏疏書雜著一卷序一卷記一卷目錄一卷跋贊銘啟墓誌墓表祭文一卷其詩自永樂庚寅至正統辛酉皆編年以下則有洪都稟遊金陵稟適上饒稟金臺往復稟西遊稟適閩稟東遊稟東遊饒州稟諸名而所註某稟止此之後又有附贅之詩蓋亦以編年續入者也與弼出處之間物論頗有異同尹直作

瑣綴錄詆之尤力雖不免恩怨之口然爲石亭作族譜跋稱天順戊寅七月二十一日門下士崇仁吳與弼拜觀其文今載十二卷中決非尹直所竄入陳維新序引薛瑄受知王振爲解劉世節序又引孔子欲見佛肹爲解究不能厭天下之心也其講學之功備見於日錄第一條卽稱乙巳夢見孔子文王第二條又稱夢見朱子後又稱丙子三月初一日夢訪朱子五月二十五夜夢孔子之孫奉孔子之命來訪辛巳食後倦寢夢朱子父子來枉顧此猶可云向慕之極因心生象於理亦或有之至稱新居栽竹夜歸其妻亦夢一老人攜二從者云孔夫子到此相訪則無乃其妻戲侮弄之而與弼不覺歎觀其稱隨處惟歎聖人難學又稱一味學聖人克其不似聖人者其高自位置眞可謂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然與弼之學實能兼採朱陸之長而刻苦自立其及門弟子陳獻章得其靜觀涵養遂開白沙之宗胡居仁得其篤志力行遂啟餘干之學有明一代兩派遞傳皆自與弼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

之其功未可以盡沒其詩文亦皆涪實近理無後
來滉漾恣肆之談又不得以其急於行道躁於求
名遂并其書而詆之也

樓居雜著一卷野航詩稾一卷野航文稾一卷附錄一
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存理撰存理有旌孝錄已著錄據文徵明作
存理墓誌稱所著有野航集不言卷數存理自作
墓刻詩疏稱選得一百首之外沈周題其詩稾亦
有雖止百篇諸體備不拘一律大方諸句知其集
不過一卷千頃堂書目載其野航漁歌鶴岑集二
種亦不言卷數蓋已久佚是編爲其族孫觀潛所
輯惟樓居雜著一卷爲當時原帙凡題跋二十二
篇引一篇遯事一篇記二篇尺牘二篇募疏二篇
然雜亂無次第又以王鏊募造野航疏一篇竄入
其中殊不可解詩稾文稾各一卷則觀潛採掇諸
書而成詩稾僅十四首其中一爲佚句一爲聯句
實止十二首仍冠以楊循吉祝允明二序文稾亦
僅十篇而見於吳都文粹續集者八益以欣賞編

所載一跋及顧氏憩賢堂所藏一帖而已附錄一卷雜錄存理逸事及諸家詩文爲存理而作者而以觀潛跋語終爲存理嗜古精賞鑒雜著中如題雲林子詩後跋席上腐談跋夷白齋稾跋夷白齋拾遺書楊鐵崖遺文書吾氏類集跋鳴鶴餘音後諸篇皆足以考證諸書之始末詩文則皆散佚之餘不足以盡所長姑附存以備一家耳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記當時盛推其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句其事今載附錄中然二語格意殊卑不審何以傳誦折楊皇荂嗑然而笑殊不足爲存理重蓋成宏之際大抵沿臺閣舊體故見一本色之語遽覺耳目一新而不知實非其至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　番禺史悠咸校
南海潘乃成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首一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目錄類	三〇函	八架	號	一三〇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TOKIO LIBRARY
東京書籍館
明治五年
文部省創立
FOUNDED BY MOMBUSHO 1872.

集部二十四

別集類二十四

一峯集十卷 浙江汪汝璵家藏本

明羅倫撰倫字彝正別號一峯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授修撰釋褐甫三月以疏劾大學士李賢謫泉州市舶副提舉明年詔還復原官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退居金牛山授徒講學以終事蹟具明史本傳倫與陳獻章稱石交然獻章

明治十年購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以超悟爲宗而倫篤守宋儒之途轍所學則殊明儒學案云倫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合同之語不爲軟異之行凍餒幾於死亡而無足以動其中庶可謂之無欲今覽其文剛毅之氣形於楮墨詩亦磊砢不凡雖執義過堅時或失於迂闊又喜排擊先儒傳註成語少淘汰之功或失於繁究然亦多心得之言非外強中乾者比也後載夢稟二卷記夢之詞至三百餘首隱約幻渺幾莫測其用意所在亦文集中罕見之體以其人足重故得附本集以傳今亦姑仍舊本錄之焉

篁墩集九十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有宋遺民錄已著錄是集爲敏政所自訂據千頃堂書目尚有外集十二卷別集二卷行素稟一卷拾遺一卷雜著一卷今皆不在此編中疑其本別行也敏政學問淹通著作具有根柢非游談無根者比特以生於朱子之鄉又自稱爲程子之裔故於漢儒宋儒判如冰炭於蜀黨洛黨亦爭若寇讎門戶之見既深徇其私心遂往

往傷於偏駁如奏考正祀典欲黜鄭康成祀於其鄉作蘇氏樵杭以鍛鍊蘇軾復伊川九世之讎至今爲通人所詬厲其文格亦頗頹唐不出當時風氣詩歌多至數千篇尤多率易求其警策者殊稀然明之中葉士大夫修談性命其病日流於空疎敏政獨以雄才博學挺出一時集中徵引故實恃其淹博不加詳檢舛誤者固多其考證精當者亦時有可取要爲一時之碩學未可盡以蕪雜廢也

其集名曰篁墩者考新安有黃墩爲晉新安太守黃積所居子孫世宅於此故以黃爲名自羅願新安志朱子文集所載皆同敏政乃稱黃本篁字因黃巢而改遂稱曰篁墩爲之作記且以自號其說杜撰無稽然名從主人實爲古義今亦仍其舊稱焉

楓山集四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章懋撰懋有楓山語錄已著錄懋初在詞垣以直諫著名今集中第一篇即其原疏考元夕張燈未爲失德詞臣賡韻亦有前規而反覆力爭近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卷首1卷』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伊川之諫折柳未免矯激太過然其意要不失於持正故君子猶有取焉至其平生清節矯矯過人可謂耿介拔俗之操其講學恪守前賢弗踰尺寸不屑爲浮夸表暴之談在明代諸儒尤爲湻實明史本傳稱或諷之爲文章則對曰此小技耳予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蓋其旨惟在身體力行而於語言文字之閒非所留意故生平所作止於如此然所存皆辭意醇正有和平溫厚之風蓋道德之腴發爲詞章固非蠟貌梔言者所可比爾

莊定山集十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莊昶撰昶字孔暘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南京禮部郎中事蹟具明史本傳昶官檢討時以不奉詔作鼇山詩與章懋黃仲昭同謫淪落者垂三十年世頗推其氣節惟癖於講學故其文多闡太極圖之義其詩亦全作擊壤集之體又頗爲世所嗤點然如病眼詩殘書楚漢燈前壘草閣江山霧裏詩句楊愼亦嘗稱之其他如山隨病起青逾

峻菊到秋深瘦亦香土屋背牆烘野日午溪隨步
頓和風碧樹可驚遊子夢黃花偏愛老人頭酒淺
漫傾剛月上釣絲纔颺恰風和諸句亦未嘗不語
含興象蓋其學以主靜爲宗故息慮澄觀天機偶
到往往妙合自然不可以文章格律論要亦文章
之一種譬諸釣叟田翁不可繩以禮貌而野逸之
態乃有時可入畫圖錄之以備別格亦論唐詩者
存寒山子集之意也

明黃仲昭撰仲昭有八閩通志已著錄是集爲其
門人劉節所編凡文六卷詩五卷詞一卷而以碑
文墓誌銘附之仲昭官編修時與章懋莊昶以
疏爭元宵煙火事廷杖謫官當時有翰林三君子
之目後懋與昶並以聚徒講學爲事而仲昭獨刻
意紀述八閩通志延平府志邵武府志南平縣志
興化府志皆所編錄故楓山定山之名滿於天下
仲昭幾爲所掩然三人氣節相同居官清介相同
文章質實亦略相同未可以仲昭篤志勵行不作

語錄遂分優劣於其開山也林瀚作仲昭墓誌稱其作爲文章渾厚典重無艱深聱磽之語鄭岳莆陽文獻傳亦稱其有未軒集若干卷文詞典雅今觀其集雖尚沿當日平實之格而人品既高自無鄙語頽颓於作者之間正不以坦易爲嫌矣

醫閭集九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賀欽撰欽字克恭其先浙之定海人以戍籍隸遼東義州衛登成化丙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謝病歸宏治初起陝西參議檄未至而母歿乃上疏懇辭服闋遂不復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此編乃其子士諮蒐輯遺稟並生平言行都爲一集前三卷爲言行錄四卷至七卷爲存稟皆雜文第八卷爲奏稟第九卷爲詩稟以欽常讀書醫無閭山自號醫閭山人因以名集欽之學出於陳獻章然獻章之學主靜悟欽之學則期於反身實踐能補苴其師之所偏嘗言爲學不在求之高遠在主靜以收放心而已故集中所錄言行皆平易眞樸非高談性命者可比而所上諸奏疏亦無不通達治理

確然可見諸施行在講學諸人之中獨爲篤實而
純正文章雖多信筆揮灑不甚修詞而仁義之言
藹然可見固不必以工拙論也

翠渠摘稿七卷補遺一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周瑛撰瑛有書纂已著錄所著詩文集曰翠渠
類稿此本乃其門人林近龍所選錄故曰摘稿鄭
岳撰瑛傳稱其文章渾成雅健詩格調高古瑛亦
嘗作絕句云老去歸平澹時人或未知則其自命
不在以繁音縟節務諧俗耳矣朱彝尊明詩綜鄭

王臣甫風滿籟集並載瑛履霜操樂府其言怨而
不怒足正昌黎之失此集中乃未收之或近龍去
取失當誤佚之歟末附說三篇序一篇詩十八首
共爲一卷乃康熙戊子其七世孫維鑣於家乘中
鈔出以補摘稿所遺者然冠以鄭岳所撰傳其八
世孫成又於雍正壬子求得瑛自撰誌銘補錄於
後又列於題跋之中均乖編次之體張詡作陳獻章
行狀稱瑛爲獻章門人而成跋力辨其非以二人
之集考之蓋始合而終睽者詡與成之說皆各執

其一偏明史儒林傳亦稱瑛始與獻章友獻章之學主於靜瑛不然之謂學當以居敬爲主云

家藏集七十七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吳寬撰寬字原博號匏菴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第一官至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謚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集爲寬所自訂李東陽王鏊二序皆稱詩三十卷雜文四十卷總爲七十卷今此本詩目相同而文集實多七卷又附以補遺文六篇後序亦稱寬子中書舍人奭蒐閱笥稾得詩三十卷文四十七卷與前序頗不合疑七十卷以上乃寬原編而其後七卷則出奭等所附益也寬學有根柢爲當時館閣鉅手平生學宗蘇氏字法亦酷肖東坡縑素流傳賞鑒家至今藏弆詩文亦和平恬雅有鳴鸞佩玉之風朱承爵存餘堂詩話極稱其雪後入朝詩雖非高格至謂其詩格尚渾厚琢句沈著用事典切無漫然嘲風弄月之語則頗爲得實以之羽翼茶陵實如驂之有靳至其作史彬墓表稱其以力田拓業代爲稅長而不載有從建文君

出亡之事後人因據以正致身錄諸書之譌是尤可以資考訂矣

歸田稾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謝遷撰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乙未進士第一授修撰官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謚文正事蹟具明史本傳遷之在內閣也與劉健同心輔政史稱其秉節直諒見事明敏天下稱爲賢相其文集全稾嘉靖中倭亂被燬此集乃其致仕以後及再召時所作自題曰歸田稾以授其子至者也

國朝康熙中其七世孫大名府同知鍾和復加釐輯梓而傳之集中奏疏類多晚年陳謝之作凡在朝時嘉謨讜論均已無存卽史所稱請罷選妃嬪禁約內官諸疏亦不在其間則其散失者當復不少然遷當歸里以後正劉瑾焦芳等挾怨修郤日在危疑震撼之中而所作詩文大抵詞旨和平惟惓惓寄江湖魏闕之思老臣憂國退不忘君讀此一編已足以知其忠悃矣

震澤集三十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王鏊撰鏊有史餘已著錄鏊以制義名一代雖鄉塾童稚纔能誦讀八比卽無不知有王守溪者然其古文亦湛深經術典雅遒潔有唐宋遺風蓋有明盛時雖爲時文者亦必研索六籍汎覽百氏以培其根柢而窮其波瀾鏊困頓名場老乃得遇其澤於古者已深故時文工而古文亦工也史稱鏊上言欲仿前代制科如博學鴻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諫

聞之陋時不能用又稱鏊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宏正間文體爲一變則鏊之所學可知矣集中粵號議昭穆對大旨與張璁桂萼相合故霍韜爲其集序極爲推挹至比於孔門之游夏未免朋黨之私然其謂鏊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則固公論也其河源考一篇能不信篤什所言似爲有見而雜引佛典道書以駁崑崙之說則考證殊爲疎舛此由明代幅員至嘉峪關而止輶車不到之地徒執故籍以推測之其影響揣摩固

亦不足怪矣

鬱洲遺稾十卷 兩江總督採巡本

明梁儲撰儲字叔厚號厚齋晚號鬱洲廣東順德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謚文康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其子次挹所編初名鬱洲集香山黃佐爲之序後其孫孜官中書舍人從內閣錄其奏疏補入集中釐爲十卷故名曰鬱洲遺稾即此本也儲歷事三朝當武宗末造正杌隉不甯之時乃能嶽嶽懷方彌縫匡救集中所載奏疏如武宗自封鎮國公則上疏力阻許給秦王關中閒田爲牧地則草敕時爲危言以動聽事遂得寢又力請回鑾疏至八九上無非惓惓忠愛之忱雖辭乏華腴而義存規諫亦可云古之遺直矣胡維霖墨池浪語乃引楊愼之言謂明通紀一書乃儲弟梁億所撰故以不草威武大將軍敕歸之於儲其實寫威武大將軍敕者儲也內閣有敕書稾簿綴撰文者姓名何可誣也云云其說獨異然稾簿果存不應終明之世無一人見而言之明史本傳亦

無明文置之不論可也至於集中詩文寥寥無幾體格亦不甚高黃佐序稱其生平著作多不存稿蓋非其注意之所在云

見素文集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續集十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林俊撰俊字待用號見素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貞肅事蹟具明史本傳俊始以糾權瑾遣謫及撫江右則抗逆藩撫西蜀則平巨寇爲宏正間名臣晚年再起斷斷持正卒以不附合張聰桂萼致殁後削籍葬以士禮尤見後凋之節所著詩文張詡序謂俊致仕之時手編成集者五十餘卷此本文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續集詩文十二卷兼及其起廢以後所作併附以遺疏四首與詡序不符蓋已出後人裒輯非俊自編之原本也俊爲文體裁不一大都奇崛博奧不沿襲臺閣之派其詩多學山谷後山兩家頗多隱澀之詞而氣味頗能遠俗奏議分兩曹外臺內臺西征起輔新政秋臺六稟無不委曲詳盡通達事機平生經略此足見其大凡矣又案王鳳靈續集序稱俊原

有詩集十四卷此本無之別有西征集凡詩歌二百二篇跋二篇賦一篇書二十二篇祭文二十四篇序四篇記五篇亦不以詩爲一集觀其孫則祖跋稱重梓是書而詩集尚關是當時本未同刊故流傳頗尠今仍其原第著錄云

古城集六卷補遺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張吉撰吉字克修號翼齋又曰默菴又曰怡窩晚乃自稱曰古城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貴州左布政使是編第一卷爲三朝奏議第二卷爲陸學訂疑第三卷爲貞觀小斷第四卷爲文略第五第六卷爲詩末有補遺皆雜文明至正德初年

姚江之說興而學問一變北地信陽之說興而文章亦一變吉當其時猶兢兢守先民矩矱高明不及王守仁而篤實則勝之才雄學富不及李夢陽何景明而平正通達則勝之且爲工部主事時則盡言直諫忤武宗謫官爲廣西布政使時又以不肯納賂劉瑾貶秩而爲肇慶府同知時力持公議培擊柳璟願與都御史秦紘同逮卒白其冤九人

情所難以剛正之氣發爲文章固不與雕章繪句同日而論矣

虛齋集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經蒙引已著錄明史藝文志載清虛齋文集五卷與此本合蓋正德間葛志貞所輯晚黎棗漫漶清族孫廷魁復爲重刊而益以補遺附錄分爲八卷然所增不過手翰墨蹟本無關輕重而史乘傳贊之作一概附入尤多冗濫固不若原本之持擇有要矣清學以窮理爲主篤守朱子之說其讀罰鼻存稟私記申謂朱陸俱祖孔孟而門戶不同然陸學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不免爲偏安之業其宗旨所在可以概見然其易經蒙引於朱子之解意有未安者亦多所駁正不爲苟合是其識解通達與諸儒之黨同伐異者有殊故其文章亦渟厚朴直言皆有物雖不以藻采見長而布帛菽粟之言殊非雕文刻鏤者所可幾也明史本傳稱清在吏部因王恕訪以時事清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

十餘人恕皆納用今檢其札乃不見集中卽蔡廷魁增緝之本亦復不載蓋清不欲居功已諱而削其稟矣其斯爲醇儒之用心歟

容春堂前集二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十八卷別集九卷浙江汪汝琛家藏本

明邵寶撰寶有左觿已著錄寶舉鄉試出李東陽之門故其詩文矩度皆宗法東陽東陽於其詩文亦極推奬當寶以侍郎予告歸東陽作信難一篇以贈稱其集出入經史蒐羅傳記該括情事纂寫景物以極其所欲言而無允字長語辛苦不怕之色若欲進於古之人且以歐陽修之知蘇軾爲比其心之相契如此然東陽所見祇有前集其後集續集別集則寶後所續編東陽弗及覩也今統觀四集其文邊幅少狹而高簡有法要無愧於醇正之目明史儒林傳稱其學以洛閩爲的嘗曰吾願爲眞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其文典重和雅以李東陽爲宗而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殆非虛美其詩淸和澹泊尤能抒寫性靈顧元慶夷白齋詩

話極稱其乞歸終養上疏不允一篇謂其感動激發最爲海內傳誦蓋其眞摯不可及云

羅圭峯文集三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羅玘撰玘字景鳴南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謚文肅事蹟具明史文苑傳玘以氣節重一時其乞定宗社大計二疏及上李東陽書皆言人之所難言其文規橅韓愈戛戛獨造多抑掩其意迂折其詞使人思之於言外陳洪謨序稱聞其爲文必嘔心積慮至扃戶牖或踞木石隱度逾旬日或逾歲時神生境具而後命筆稍涉於萎陋詘誕之微雖數易稾不憚蓋與宋陳師道之吟詩不甚相遠其幽渺奧折也固宜而磊落嶔崎有意作態不能如韓文之渾噩亦緣於是殆性耽孤僻有所偏詣歟然在明人之中亦可謂爲其難者矣明制以翰林教習宦官謂之內館據玘所作白江墓碑蓋嘗充是任者故集中諸文爲宦官作者頗多雖玘之風概可以其諒於後世然其爲微瑕不止陶集之閒情顧一一錄之是所不可解

也因樹屋書影稱玨集一刻於盱眙再刻於南國子監又有武進孫氏本今皆未見據此本所敘則初刻於常州再刻於荆州版皆佚嘉靖五年陳洪謨得荆州本六卷又得續集二卷奏議一卷彙而重刊後其鄉人黃端伯又於玨曾孫寬處求得遜臺合原集編爲三十卷是其集輾轉增入已非其舊茲數篇者毋乃端伯所增入歟此本爲康熙庚午玨八世從孫美才所刊編次頗無體例如文以壽文爲冠而以奏議列維揚後詩亦以壽詩爲冠而名之曰古樂府又以詞置賦之後詩之前皆爲顯舛其凡例第二條云集中詳加評綴凡有資舉業者聯圈標出所見如是則其失於刊削以多爲貴亦宜矣

吳文肅公摘稿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吳儼撰儼字克溫宜興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謚文肅事蹟具明史本傳正德初儼主順天鄉試以爲臣不易命題爲劉瑾所怒以飛語罷去瑾誅乃復進用其程文今在集中史稱

劉瑾聞儼家多貲遣人啗以美官儼峻拒之瑾怒會大計羣吏中旨罷儼官即其事也其集初藏於家至萬歷甲申其孫士遇始刊版同邑王升武進莊煦及其仲孫達可爲删而存之故名曰摘稾儼當何李未出以前猶守明初舊格無鉤棘塗飾之習其才其學雖皆不及李東陽之宏富而文章局度春容詩格亦復嫻雅往往因題寓意不似當時臺閣流派沿爲膚廓雖名不甚著要與東陽肩隨亦足相羽翼也

熊峯集十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石珤撰珤字邦彥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謚文隱改謚文介事蹟具明史本傳珤出李東陽之門東陽每稱後進可託以柄斯文者惟珤一人皇甫汸嘗删定其集爲四卷歲久版佚

國朝康熙丁未餘姚孫光㬎爲藁城知縣得別集遺稾於其家爲合而重刊之嗣聞眞定梁清標家有其全稾乃購得續刊共爲十卷即此本也自一卷

至四卷爲詩五卷六卷爲文七卷至九卷又爲詩十卷又爲文蓋刊版已定不能依類續入故其體例叢脞如是也珏詩文皆平正通達具有茶陵之體故東陽特許之當北地信陽駸駸代興之日而珏獨堅守師說屢與文衡皆力斥浮夸使粹然一出於正雖才學皆遜東陽而湜湜持正不趨時好亦可謂堅立之士矣

立齋遺文五卷 浙江汪汝璵家藏本

明鄒智撰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時萬安方倚內官怙權智上公車時道過王恕邸即立志欲發其姦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會星變獄將擬死刑彭韶力持之得謫廣東石城千戶所遂上疏擊安及劉吉尹直三大學士兼劾中官雖留中不報而姦黨銜之次骨乃借他事羅織下詔吏目卒於官年僅二十六事蹟具明史本傳金祺作智墓誌稱所著有立齋集藏於家考集中初到石城詩第二首後有其友人順德知縣吳廷舉附註記智自改定中四句事未有附載寄吳獻臣一

書失其姓名論刻集及作序事則集爲廷舉所編次刊刻此本前有什邡縣訓導李廷樑序稱舊版佚闕案臺李公芳麓重梓蓋天啟乙丑所刊也凡奏疏一卷雜文三卷詩一卷附錄一卷智疏劾權姦直聲動天下然於君國之閒纏綿篤摯至死不忘無一毫怨尤之意其在獄詩有云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詩有云雲韶聲靜拜彤墀轉覺嬋媛不自持罪大故應誅兩觀網疎猶得竄三危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竟何悲與明季臺諫不假修飾之功雖閒傷樸遬而眞氣流溢其感人者固在文字外矣

西村集八卷附錄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史鑑撰案憲宗孝宗時有兩史鑑其一吳江人字明宏治己未進士見太學題名碑其一長洲人字明古號西村隱居不仕郎撰此集者也鑑留心經世之務三原王恕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訪以

時政鑑指陳利病恕深服其才以爲可以當一面所著詩四卷文四卷嘉靖閒其孫周裒而刊之以墓表及諸人哀挽之詩附於後周用盧襄各爲之序其文究悉物情練達時勢多關於國計民生而於吳中水利言之尤詳第五卷皆明初諸人列傳敘次簡明疑其欲爲野史而未就也其詩亦落落無俗韻惟古詩不知古音所註叶韻多謬談文中祭徐有貞文及文後跋一篇以私恩之故爲力辨奪門一事未免曲筆耳案王士禎香祖筆記曰吳江門人徐翰林電發案電發乃檢討徐勉之字寄西村集二十八卷其鄉前輩史鑑明古著也集中有曾祖文質府君行狀案文質乃史彬之字祖諱言洪武中縛貪吏詣闕事無一語及靖難集是陳繼儒仲醇邀云云是鑑集本二十八卷此本八卷尚非完帙然今未見繼儒所選本故仍以此本著錄而附載其卷帙之異同備考證焉

胡文敬公集三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胡居仁撰居仁有易像鈔已著錄居仁本從吳

與弼遊而醇正篤實乃過其師遠甚其學以治心養性爲本以經世宰物爲用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史稱薛瑄之後惟居仁一人而已居仁病學者撰述繁蕪嘗謂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皆可不作故易傳春秋傳外於經書皆不輕爲之註講授之語亦惟居業錄一編詩文尤罕是集乃其門人余祐網羅散失而成雖中多少作然近裏著已皆粹然儒者之言不似吳與弼書動稱夢見孔子也

小鳴稾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秦王朱誠泳撰誠泳號賓竹道人太祖五世孫也宏治元年以鎮安王襲封十一年薨謚曰簡明史諸王列傳稱誠泳性孝友恭謹嘗銘冠服以自警所著有經進小鳴集案朱彝尊詩話稱王年十齡嫡母陳妃以唐詩教之日記一首嗣位後日賦一篇三十年靡閒案誠泳襲爵僅十一年此云三十年當併其初封鎮安王時言之也既薨紀善強晟校刻其詩嘉靖初王孫定王維焯表上之詔送史館史稱經進蓋由於此此本不

題經進字蓋刻在前而進在後也自卷一至卷八皆詩卷九爲雜文卷十爲恩賜勝覽錄乃宏治癸丑誠泳請朝命養疾於鳳泉溫泉湯泉時所作其詩古體清淺而質朴近體諧婉可誦七絶尤爲擅場如秋夜詩云霽月滿窗明似晝梧桐如雨下空庭又云空庭久坐不成寐明月滿堦砧杵聲又山行詩云啼鳥無聲僧入定半巖風落紫藤花皆風骨成削往往有晚唐格意爾時館閣之中轉無此清音矣

明方良永撰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告歸再起巡撫應天中遂疾作乞致仕旋除南京刑部尚書良永已先卒諡簡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爲河南按察使鄭茂所編隆慶庚午其孫山東布政使攸續刊之良永當正德時歷仕巖疆皆著丰采乞休後廷推屢及輒以養親辭今諸疏俱在集中進退頗爲不苟其文信筆揮灑雖不刻意求工而和平坦易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事鉤棘視後來摹擬塗飾之習轉爲本色其論動
朱甯一疏慷慨壯烈猶有牽裾折檻之風又常豫
決甯王宸濠反謀濠敗後貽書王守仁與論定亂
大計及其生平言學則云近世學者出天入神超
悟獨到專以心學爲言皆附於象山其妄如此卽
所爲象山者似矣而中實未然毋亦優孟之爲孫
叔敖歟其語皆隱刺守仁可謂卓然不阿其所好
者矣

明祝允明撰允明有蘇材小纂已著錄明史藝
文志載祝氏集略三十卷懷星堂集六十卷朱彝尊靜志
居詩話載祝氏集略外又有金縷醉紅窺簾暢
哉擲果拂絃玉期等集今行於世者惟祝氏集
略及此集凡詩八卷雜文二十二卷允明與同
郡唐寅竝以任誕爲世指目寅以畫名允明以
書名文章均其餘事寅詩頹唐淺率老益潦倒

袁袠所輯六如居士集王世貞藝苑卮言以乞兒唱蓮花落詆之顧璘國寶新編稱允明學務師古吐詞命意迥絕俗界效齊梁月露之體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其推挹誠爲過當然允明詩取材頗富造語頗妍下擷晚唐上薄六代往往得其一體其文亦蕭灑自如不甚倚門傍戶雖無江山萬里之鉅觀而一邱一壑時復有致才人之作亦不妨存備一格矣

整菴存稾二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羅欽順撰欽順之學以窮理格物爲宗力攻王守仁良知之說其大旨具見所作困知記中已別著錄至詞章之事非其所好談藝家亦罕論及之其弟欽藹作儀訓錄嘗稱欽順於應酬文字辭謝居多下筆稾成未嘗自是舊稾盈笥晚年手自芟存餘悉焚去謂二子曰此等文字世閒不少愼勿出以示人姑留自觀可也云云其志趣可以想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卷首1卷』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然集中所作雖意境稍涉平衍而典雅醇正猶未失成化以來舊格詩雖近擊壤派尚不至爲有韻之語錄以抗行作者則不能在講學諸家亦可云賢有其文矣

東江家藏集四十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顧清撰清有松江府志已著錄是集凡山中稾四卷爲初集乃未仕時作北遊稾二十九卷爲中集乃既仕後作歸來稾九卷爲後集乃致仕後作皆清晚年所自編故體例頗爲精審又有留都稾四卷存稾十卷爲其子孫所續輯今已不傳矣清學端行謹砥礪名節當正德時諫疏凡十數上嘉靖初力請停遣旗校於時政皆有所獻替其詩清新婉麗天趣盎然文章簡鍊醇雅自嫻法律當時何李崛興文體將變清獨力守先民之矩矱雖波瀾氣焰未能極傲奇偉麗之觀要不謂之正聲不可也在茶陵一派之中亦挺然翹楚矣

空同集六十六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李夢陽撰夢陽有空同子已著錄夢陽爲戶部

郎中時疏劾劉瑾遣禍幾危氣節本震動一世又倡言復古使天下毋讀唐以後書持論甚高足以竦當代之耳目故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厥後摹擬剽賊日就窠臼論者追原本始歸獄夢陽其受詬厲亦最深考明自洪武以來運當開國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後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陳陳相因遂至囉緩冗沓千篇一律夢陽振起痿痺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之無功而盛氣矜心矯枉過直固樹屋書影載其黃河水繞漢宮牆一詩以落句有郭汾陽字涉用唐事恐貽口實遂刪除其稾不入集中其堅立門戶至於如此同時若何景明薛蕙皆夢陽倡和之人景明論詩諸書既齗齗往復蕙亦有俊邁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句則氣類之中已有異議不待後來之排擊矣平心而論其詩才力富健實足以籠罩一時而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句擬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所謂武庫之兵利鈍雜陳者也其文則故作聱牙以艱深文其淺易明人

與其詩竝重未免怵於盛名今竝錄而存之俾瑕瑜不掩且以著風會轉變之由與門戶紛競之始焉

山齋集二十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鄭岳撰岳有莆陽文獻已著錄其所著詩文有蒙難錄西行紀南還錄山齋吟臺漫臺淨臺續臺奏議因雕本燬燼所存不過數種是集乃萬歷中其曾孫炫蒐輯重鋟凡詩七卷文十七卷炫跋謂較視舊集十未能存二三蓋亦幸而不佚也柯維騏續莆陽志稱其所作詩文俱暢達蘊藉朱彝尊明詩綜引謝山子之言亦稱其詩深於諷諭之體考明史岳本傳稱其屢拒中官崔文之干請爭甯王宸濠之侵占又以爭興獻王祔廟忤旨奪俸其居官頗著風節而爲江西按察使時與李夢陽互訐爲兵部侍郎時又爲聶豹勳罷所與齟齬者乃皆正人蓋其天性孤介非惟與小人相忤即君子亦不苟合也其文章落落遠俗固亦有由焉

浮湘集四卷山中集四卷憑几集五卷續集二卷息園

存臺詩十四卷文九卷緩慟集一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顧璘撰璘有國寶新編已著錄是編乃其詩文全集浮湘集由開封府知府謫全州知州時作蔡羽序之山中集移病家居時作陳東序之憑几集憑几續集皆起官湖廣巡撫時作皇甫汸序之璘亦有自序息園存稾並刻於嘉靖戊戌詩稾陳大壯序之文稾鄧繼中序之附錄曰緩慟集官工部侍郎時哭其亡女之作璘自序之朱彝尊明詩綜稱其尚有歸田集今未見傳本不知佚否也明史文苑傳稱璘初與同里陳沂王韋號金陵三傑後實應朱應登繼起號四大家然璘應登羽翼李夢陽而韋沂則頗持異論又稱璘詩矩矱唐人以風調勝今觀其集遠挹晉安之波近驂信陽之乘在正嘉閒固不失爲第二流之首也

華泉集十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邊貢撰貢字庭實華泉其號也歷城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集凡詩八卷文六卷魯中立海岳靈秀集曰華

泉之作雖不逮何李然平淡和粹孝廟以前海岱之才無其倫比胡應麟詩藪曰世人獨推李何爲當代第一余以爲空同關中人氣稍過勁未免失之怒張大復之亮節俊語出於天性亦自難到但工於文句而乏意外之趣獨邊華泉興象飄逸而語尤清圓故當共推此人陳子龍明詩選則曰尚書才情甚富能於沈穩處見其流麗聲價在昌穀之下君采之上今考其詩才力雄健不及李夢陽何景明善於用長意境清遠不及徐禎卿薛蕙善於用短而夷猶於諸人之間以不戰爲勝無憑陵一世之名而時過事移日久論定亦不甚受後人之排擊三人所論當以子龍爲持平矣昔薛蕙於嚴嵩爲同年頗相倡和及嵩柄國蕙卽謝絕往還併削去舊作不留一字至今爲論者所稱是集乃以送嵩之作列爲壓卷不免見疑於清議然詩集爲貢沒之後其里人劉天民所編時當嘉靖戊戌正嵩權熾盛之日或天民無識趨附時局以爲榮非貢本志歟其文集亦大名魏允孚所續刊自明

以來談藝家置而不論今核其品格實遠遜有韻之詞蓋才有偏長物不兩大附詩以行視爲琬炎之藉可矣

劉清惠集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麟撰麟字元瑞一字子振江西安仁人後流寓長興子孫遂隸籍焉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工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本傳初麟觀政工部時卽與同年陸崑抗疏爭諫官下獄事及爲紹興府知府又以忤劉瑾磔職後官尚書卒以爭蘇松織造爲宦官所擠而罷蓋始終介介自立者其自紹興歸也依其姻家吳琉於長興與孫一元文徵明等往來倡和世傳徵明神樓圖卽爲麟作也是集凡詩二卷麟曾孫愈陛所編萬歷丙午湖州知府無錫陳幼學刊之長興朱鳳翔爲序稱其文出入秦漢詩則駸駸韋杜固未免太過至稱其標格高入雲霄胸中無一毫芥蒂故所發皆盎然天趣讀之足消鄙吝則得其實矣是亦文章關乎人品之驗也

東田遺稾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張羽撰羽字鳳舉泰興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案明初張羽爲吳中四傑之一相距不過百載而襲前輩之姓名殊不可解然前張羽工詩此張羽亦復工詩豈有心仿效有藺相如之慕歟是集詩文各一卷爲其季子楨所編其門人儲洵序之羽爲御史抗疏劉瑾直聲震朝野集中疏劄文雖不多皆切中時弊方正之概猶凜然可見詩亦規摹盛唐不落纖巧之習蓋宏治正德之間去明初前輩猶爲未遠流風餘韻往往尚存而羽之澹靜峭直又出天性雖其博大富健不及李東陽諸人排奡鉅麗亦不及李夢陽諸人而不爲舊調之膚廓亦不爲新聲之塗飾自心而出務達所見而止在諸作者中亦可以自爲一隊矣

沙溪集二十三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孫緒撰緒字誠甫沙溪其自號也故城人宏治己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是集文八卷賦一卷雜著一卷無用閒談六卷詩七卷其文沈著有健氣

其無用閒談有曰文章與時高下人之才力亦各不同今人不能爲秦漢戰國猶秦漢戰國不能爲六經也世之文士尺寸步驟影響摹擬晦澁險深破碎難讀云云其意蓋爲李夢陽發可以見其趨向矣至於古今仕學辨之類參以排偶不古不今則編次者失於刪汰轉爲作者累耳其無用閒談多深切著明之語論文論詩亦各有確見王士禎池北偶談嘗摘其誤以五代王祚事爲彭時事其說良是他如論揚雄事亦失當然要不害其大旨詩格頗近李東陽而深以何孟春等註東陽樂府稱其過於李杜爲非蓋譏譽者之溢量非排擊東陽也此集舊與馬中錫東田集合刊然學問筆力皆勝中錫故今摘錄緒集而中錫集則存其目焉

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守仁撰守仁有陽明鄉約法已著錄是書首編語錄三卷爲傳習錄附以朱子晚年定論乃守仁在時其門人徐愛所輯而錢德洪刪訂之者次文錄五卷皆雜文別錄十卷爲奏疏公移之類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卷首1卷』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集七卷爲詩及雜文續編六卷則文錄所遺搜輯續刊者皆守仁歿後德洪所編次後附以年譜五卷世德記二卷亦德洪與王畿等所纂集也其初本各自爲書隆慶壬申御史新建謝廷傑巡按浙江始合梓以傳仿朱子全書之例以名之蓋當時以學術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守仁勳業氣節卓然見諸施行而爲文博大昌達詩亦秀逸有致不獨事功可稱其文章自足傳世也此書明末版佚多有選輯別本以行者然皆闕略不及是編之詳備焉

雙溪集八卷 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杭淮撰淮字東卿宏與人宏治乙未進士官至南京總督糧儲右副都御史與兄濟並負詩名與李夢陽徐禎卿王守仁陸深諸人遞相唱和其詩格清體健在宏治正德之際不高談古調亦不沿襲陳言頗諧中道此本乃其弟洵所編爲朱彝尊手題兩行稱康熙辛巳曝書亭舊藏卷末有彝尊手題兩行稱康熙辛巳九月十九日竹垞老人讀一過選入詩綜一十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卷首1卷』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首各詩內亦多圈點甲乙之處蓋其輯明詩綜時所評隲今詩綜本內所錄淮詩篇數茲與自記相同中如打牛坪詩第三聯原本作碧嶂自雲生而彝尊改作蔓草自春生王思槐過訪詩第三聯原本作野竹過牆初挺秀而彝尊改作挺拔亦閒有所點定皆較原本爲善且稱其詩遒鍊如繭絲抽自梭腸似澀而有條理五言尤擅場持論亦屬允恢云

對山集十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明康海撰海有武功縣志已著錄其詩文集自明以來凡四刻一爲張太微所選一爲王世懋所選一爲互有去取

國朝康熙中其里人馬氏始裒其全集刻之江甯此本乃乾隆辛巳其里人編修孫景烈以所藏張太微本又加刊削而刻之海以救李夢陽故失身劉瑾瑾敗坐廢遂放浪自恣徵歌選妓於文章不復精思詩九頹縱王世懋序稱其五七言古律多率意之作又慕少陵直攄胸臆或同時人名號爵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韻至便押不麗於雅朱孟震序述李維楨之言亦稱張太微本珷玞燕石閒列錯陳故馬氏所增刊頗傷蕪雜景烈此本雖晚出而去取謹嚴於詩汰之尤力較諸本特爲完善已足盡海所長矣明人論海集者是非不一要以俞汝成文過於詩語爲不易之評其擬廷臣論甯夏事狀及鑄錢論諸篇尤頗切時弊崔銑呂柟皆以司馬遷比之誠爲太過然其逸氣往來翛然自異固在李夢陽等割剝秦漢者上也

柏齋集十一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何瑭撰瑭有醫學管見已著錄瑭篤行勵志其論學一以格致爲宗集中送湛若水序謂甘泉以存心爲主予以格物致知爲先非存心固無以爲格致之本物格知至則心之體用益備其生平得力在此故當時東南學者多宗王守仁良知之說而瑭獨以躬行爲本不以講學自名然論其篤實乃在講學諸家上至如均徭均糧論兵諸篇究心世務皆能深中時弊尤非空談三代迂疎無用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比雖其文體樸質不斤斤於格律法度之間而有體有用不支不蔓與雕章繪句之學固又當別論矣集凡文十卷詩一卷爲嘉靖己酉鄭王所刻鄭世子載垕卽瑭之甥其律數之學皆受之於瑭者也

竹澗集八卷竹澗奏議四卷浙江汪汝璡家藏本

明潘希曾撰希曾字仲魯金華人宏治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集爲嘉靖末長洲黃省曾所校首載詩四卷次雜文四卷次奏議四卷而以墓誌小傳之類附錄於末核其卷數與千頃堂書目所載相符蓋猶舊本也希曾官兵科給事中時奏奪太監汪直義男官爵復因災異陳八事皆直指近倖無所避忌及奉使湖廣貴州計處邊儲又以不賂劉瑾矯旨下獄拷訊除名瑾誅起官復抗疏爭太素殿天鵝房諸役俱著直聲今觀集中章奏語皆剴切眞摯不爲粉飾而深中事理不愧其名其平時雖不以文章著而直抒胸臆沛然有餘亦其剛正之氣有不可掩遏者歟又希曾治河績最

著小傳稱其別有治河錄今已不傳然集中條議修築諸疏措置規模猶見一二是尤切於實用之文足以資後來考證者矣

大復集三十八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何景明撰景明有雍大記已著錄是集凡賦三卷詩二十六卷文九卷傳誌行狀之屬附錄於末王廷相康海唐龍王世貞各爲之序正嘉之間景明與李夢陽俱倡爲復古之學天下翕然從之文體一變然二人天分各殊取徑稍異故集中與夢陽論詩諸書反覆詰難斷斷然兩不相下平心而論摹擬蹊徑二人之所短略同至夢陽雄邁之氣與景明諧雅之音亦各有所長正不妨離之雙美不必更分左右袒也景明於七言古體深崇四傑轉韻之格見所作明月篇序中王士禎論詩絕句有曰接跡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乃頗不以景明爲然其實七言肇自漢氏率乏長篇魏文帝燕歌行以後始自爲音節鮑照行路難始別成變調繼而作

者實不多逢至永明以還蟬聯換韻宛轉抑揚規模始就故初唐以至長慶多從其格創杜甫諸歌行魚龍百變不可端倪而洗兵馬高都護驄馬行等篇亦不廢此一體士禎所論以防浮豔塗飾之弊則可必以景明之論足誤後人則不免於懲羹而吹齏矣

洹詞十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是集題曰洹詞以銑家安陽境有洹水故也一卷二卷曰館集三卷曰退集四卷曰雍集五卷至十卷曰休集十一卷十二卷曰三仕集皆編年排次不分體裁雜著筆記亦參錯於其間銑力排王守仁之學謂其不當舍良能而談良知故持論行已一歸篤實其爭大禮劾張璁桂萼風節表表亦不媿其言所作政議十篇準今酌古無儒生迂闊之習他若漫記十條可以補宋史之未備謚傳兩則可以靖明代之浮言而岳飛論一篇稱飛之急宻奉詔班師允識大體蓋不以文章著而文章自可傳也第十一卷

中有嚴嵩鈐山堂集序似涉南園作記之疑然嵩
集載此序題嘉靖己亥據明史嵩傳是時方爲禮
部尚書未操國柄尚無由預識其姦是猶司馬光
之於王安石非陸游之於韓侂胄矣
莊渠遺書十二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校欲行周禮
於後世其說頗爲迂闊所著六書精蘊欲以古篆
改小篆而所列古篆又多杜撰尤爲紕繆然校見
聞較博學術亦醇故是集文律謹嚴不失雅正考
據亦具有根柢無忝於儒者之言其御札問經義
諸條亦多精確惟郊祀論一篇謂見於經者獨有
南郊無北郊而以社當地祇之祭不知大司樂方
丘之文與圜丘相對圜丘爲郊天方丘爲祭地可
知未聞祭社於澤中之方丘且於夏日之至也又
祭法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與燔柴於泰壇祭天之
文相對皆北郊祭地之顯證校乃引周禮陰祀用
黝牲駁祭法祭地用騂犢爲附會不知周禮禮記
不能強合先儒辨之甚明無庸橫相牽合自生糾

結也

儼山集一百卷續集十卷兵部侍郎紀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已著錄是集有費宋徐
階二序文徵明後序續集前有唐錦序後有陸師
道跋皆其子楫所編錦序及師道跋竝稱尚有外
集四十卷通此二集爲一百五十卷此本不載外
集蓋外集皆其筆記雜著又自別行也明史文苑
傳稱深少與徐禎卿相切磨爲文章又善書仿李
邕趙孟頫賞鑑博雅爲詞臣冠階序稱深以經濟
自許在翰林在國子數上書言事督學於晉豫灌
於楚甸宣於蜀則皆有功德於其士民而惜其獨
以文章見宋序亦稱其以剴切不諛忤宰臣左遷
以後略無感時憤俗之意而舉其發教嚴詩峽江
道中詩證其無所怨尤今觀其集雖篇章繁富而
大抵根柢學問切近事理非徒鬬靡誇多當正嘉
之閒七子之派盛行而獨以和平典雅爲宗毅然
不失其故步抑亦可謂有守者矣

迪功集六卷附談藝錄一卷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徐禎卿撰禎卿有翦勝野聞已著錄其平生論詩宗旨見於談藝錄及與李夢陽第一書如云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勵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或未盡臻其奥吾亦罕見其失也又云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弊也不可以悉據其所談仍北地摹古之門徑特夢陽才雄而氣盛故楊張其詞禎卿慮澹而思深故密運以意當時不能與夢陽爭先日久論定亦不與夢陽俱廢蓋以此也王士禎居易錄稱黃庭堅自定其詩爲精華錄僅三百首禎卿自定迪功集亦三百首此本凡樂府四十四首贈荅詩十六首遊覽詩二十五首寄憶詩四十首寄別詩四十二首詠懷詩二十一首哀挽詩三首共一百八十二首不足三百之數而五卷以下則爲雜文二十四篇題正德庚辰刊前有李夢陽顧璘序竝稱六卷當是原本不知何以與士禎所言不符豈士禎所見別有一本歟毛先舒詩

辨坻曰昌穀迪功集外復有徐迪功外集皇甫子安爲序而刻之者又有徐氏別業五集曰鸚鵡編焦桐集花閒集野興集自慙集又曰迪功集是所自選風骨最高外集殊復奕奕焦桐多近體最疵鸚鵡多學六朝閒雜晚唐有竹枝楊柳之韻花閒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於詩爲小乘入詞亦苦於不稱他如花閒打散雙蝴蝶飛過牆兒又作圍詠柳花詩云轉眼東風有遺恨井泥流水是前程便是詞家情語之最云云今不盡可見

鄭少谷集二十五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鄭善夫撰善夫有經世要錄已著錄其詩規模杜甫多憂時感事之作林貞恆福州志病其時非天寶地遠拾遺爲無病而呻吟然武宗時奄豎內訌盜賊外作詩人蒿目未可謂之無因王世懋藝圃擷餘曰閩人家能佔畢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高廷禮唐泰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論季迪其後氣骨峻峻差堪旗鼓中

原者僅一鄭善夫耳其詩雖多摹杜猶是邊徐薛
王之亞云云斯言持其平矣善夫論詩五言云大
哉杜少陵苦心良在斯末流但叫噪古意漫莫知
鳳鳥空中鳴衆禽反見嗤觀其抒論知其不諧於
俗也

太白山人漫稾八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孫一元撰一元字太初自稱秦人或傳爲安化
王孫王世貞題一元墓詩曰死不必孫與子生不
必父與祖突作憑陵工古人依然寂寞一杯土蓋
其蹤蹟詭異當時郎瑛已疑之詳也嘗棲太白之巔故
稱太白山人又嘗西入華南入衡東登岳又南入
吳與劉麟吳琉陸崑龍霓稱茗溪五隱晚而就婚
施氏遂卒於吳與麟所爲文以表其墓事蹟具明史
隱逸傳一元才地超軼其詩排奡凌厲往往
多悲壯激越之音靜志居詩話謂其瓣香在黃庭
堅體格固略相近然庭堅之詩沈思研練而入之
故蟠拏崛強之勢多一元之詩軒豁披露而出之
故淋漓豪宕之氣盛其意境亦小殊也明史藝文

志載一元太白山人稟五卷此本爲崇禎中湖州
周伯仁所刻凡八卷蓋據吳興張氏本及陽湖本
而合輯之目錄於八卷之末尚標有補遺若干首
而卷內無之豈當時有志搜訪而未得歟閔元衢
歐餘漫錄載一元逸詩有送許相卿詩一首見許
氏譜題王伯雨園亭二首見烏青鎮志和吳甘泉
四首重遊一首君馬黃一首見眞蹟飲馬長城窟
一首見盧志菴所錄續於紀宣符家得十四首又
稱鮑稚陵家有其詩鈔約千餘首而梁清遠雕邱

雜志亦稱所藏一元墨迹有送別李遠菴北上詩
風調極高不知漫稟何以不載則其散佚已多矣

苑洛集二十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啟蒙意見已著錄是集
凡序二卷記一卷誌銘三卷表一卷傳一卷策問
一卷詩二卷詞一卷奏議五卷見聞考隨錄五卷
乃嘉靖末所刊汾陽孔天允爲之序當正嘉之際
北地信陽方用其學提唱海內邦奇獨不相附和
以著書餘事發爲文章不必沾沾求合於古人而

記問淹通凡天官地理律呂數術兵法之屬無不博覽精思得其要領故其徵引之富議論之核一一具有根柢不同掇拾浮華至見聞考隨錄所紀朝廷典故頗爲詳備其閒如譏于謙不能匡正之失及辨張綵阿附劉瑾之事雖不免小有偏駁而敘次明晰可資考據其他辨論經義闡發易數更多精確可傳蓋有本之學雖瑣聞雜記亦與空談者異也

東洲初稿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夏良勝撰良勝有中庸衍義已著錄明史本傳稱良勝除名以後輯其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稾凡議禮諸疏俱在今已不傳此其詩文集也前七卷爲雜文第八卷爲詩第九卷爲考定皇極指掌諸圖第十卷爲天文便覽自十一卷以下皆題曰仕止隨錄十一十二兩卷雜錄諫南巡下獄疏奏詩文及同時諸人投贈申救之作十三十四兩卷以前皆題門人滇池羅雜錄家居詩文自十三卷以前皆題門人鍾陵江治續編明史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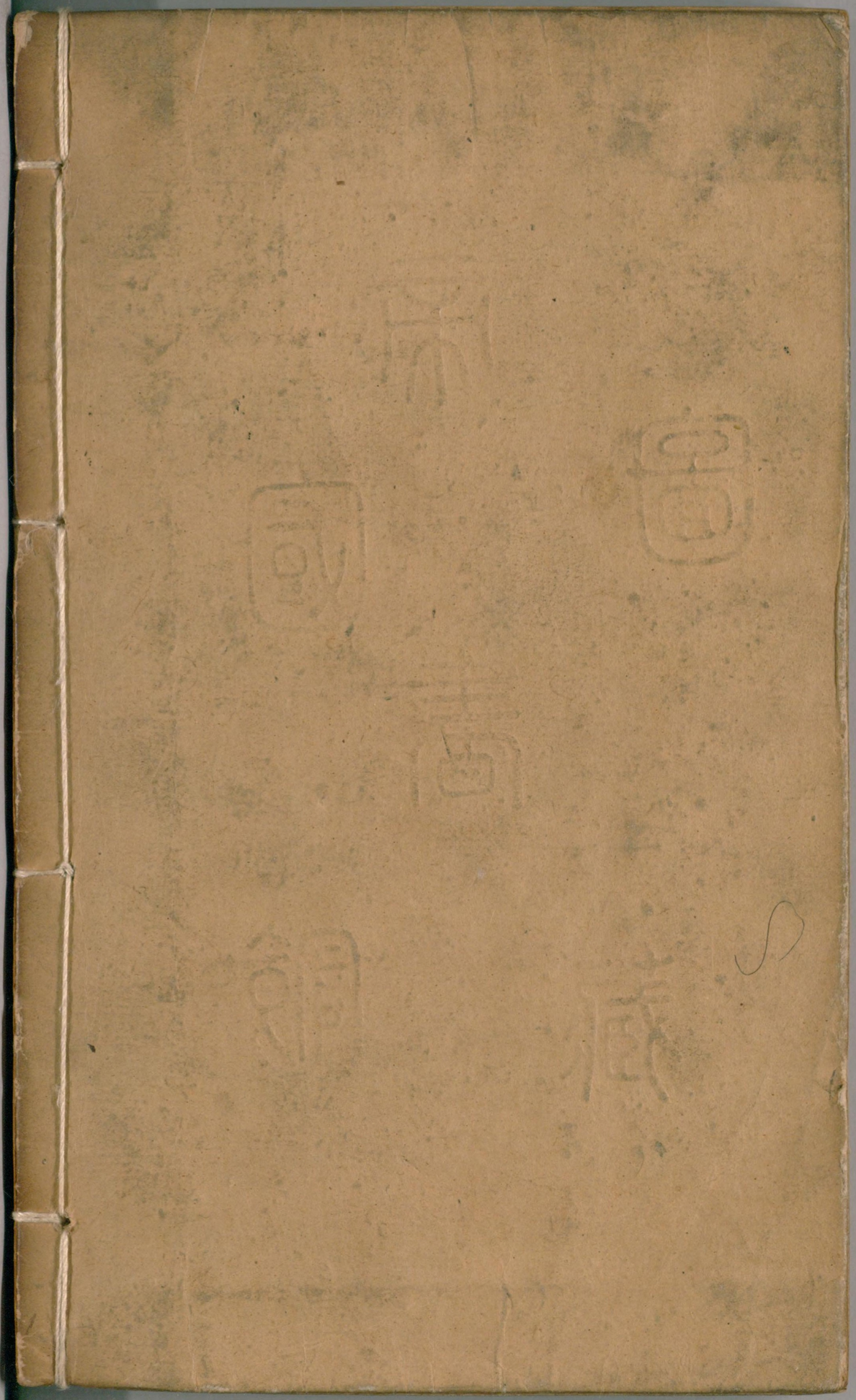
志載東洲稿十二卷詩八卷與此本卷帙互異然此本題曰初稿刻於正德十五年其嘉靖以後諸作咸未之及史所載者殆其全集之卷數歟良勝兩以直諫謫風節凜然其詩文無意求工而皆嶽嶽有直氣雖不以詞藻著名要非雕章繪句之士所可同日語也

南海譚懋安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897
102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897-102

ガラス使用